

400 1/2

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
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
順雜則爲急礮必誅財如倉廩衣食
乘馬雜則爲賸削龍斷兵如七法幼
官雜則爲設詐權以竒夫使管子蒙
詬萬世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

爲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於春秋爲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
區區海東抗弊之齊起中衰大昏禮
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
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
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無抗三存亡

管子
卷之九
國九合冢君以衛周天子此非彘彘
褊心之夫刻急小察足用籠罩天下
駕使羣后而莫訛議者謂其內政轉
移陰中陽外欺諸侯如弄眩兒又以
挾兵脅四國以必從而變破師尚父
古法率其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

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
曰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蓋過揚善
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猶王者之
遺焉爲相三十餘年外無欺鄰詐敵
內不施鉞大臣公姓下不草艾箕歛

編民而悠然伯如齊語所志內政軍
令具在卽局隘不可以王亦豈如書
所談三事乃至急削以詐乎哉春秋
凡變必書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
書畝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
乃居三國之首術乃商韓吳白桑孔

之首長孔子何用顧以如仁如仁津
津揚之也大氏周衰道訕至于雄國
而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
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爲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于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

管子 卷之四
四
爲最勝誇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
半爲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乃韓
非李斯法家輩襲商君以黨管氏遂
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後之
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
體立辨夫稽古者如市寶器于滇之

玉濱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
燕石越礪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視而笑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賣安
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
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信其
國志乃當秦炎散出所得奈何咕咕

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晚出與莊
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僞不可信自經
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區言
十七雜篇十九輕重全於僞矣又其
解自尹知章初註蕪陋劉績所定復
略徃徃多舛礙讀間投而標之約十

得五寘其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
氏五湖太復朱長春撰

管子目錄

卷一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卷二

七法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版法第七

卷三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卷四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卷五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卷七

大匡第十八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闕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叅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言第三十四 闕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闕

修身第六十一

闕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霸第六十二 闕

牧民解第六十三 闕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闕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闕

輕重丁第八十二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闕

管子目錄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
目錄



管子卷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劉績朱長春叅補

元和雜記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張榜曰篇中或相承或錯出古人不拘一法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

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

而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

罰所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

川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

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管當為姦。朱按管民飢而

草食也。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

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

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朱按校乃不角計犯上之義。

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劉辰翁曰。以參差瑰瑋讀莊。以幽奇深詭讀管。文情道趣。真不可盡。

朱長春曰。管氏法家之祖。斤斤凜凜。要于持國畜民。多于政而薄于道。密於權而濶於仁。于王遠矣。梅士享曰。管子才可謀王。開卷便見規模宏遠。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

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

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耻不從枉。故不

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

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

梅士享曰。四維解只得其委尚。未究其原。必闕之也。

孫鑛曰道
逸氣多簡
異法少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謂與之生全
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張榜曰文
勢突起如
風雨驟至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
各長其所長則順
而悅故不爭也 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

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朱長春曰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命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張榜曰此等文異於訓誥者以體裁奇駿耳

右士經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

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

同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

也以家為家

一親也

以鄉為鄉

二親也

以國為國

三親也

以

天下為天下

四親也

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

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

母曰不同鄉遠者不

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五親也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六親也言人君親下當如大地日月之無私也

御民之

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

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

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

一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

滿室言堂滿室是謂聖王。二法也朱按滿室滿堂助者衆也城郭溝

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

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

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

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五法也朱長春日六親五法不見分析良落此類但解其

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

直狀危者勢必傾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

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

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

張榜曰其微而貴而奇佳言竟

孫鑛曰數語古峭

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 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

行賤而忘卑 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 銜命者君之

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 上無事

則民自試也。試用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

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

感德 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 飛蓬

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

亦似古詩

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

有素則諸侯不敢犯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

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

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

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原之澤

成於高隰下澤也 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山既大矣雖有小

也。訾讐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讐 讒臣者可以遠舉。

言行莫先謂之讒 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

往而勿召也。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 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

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

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

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

訾食者不肥體訾惡也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

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

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按言人之所

難猿之所易喻人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

自得塗喻未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

其事問其所經報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

張榜曰管子所以師馬得路
楊慎曰神者在內四

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

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曙戒勿怠後

穉逢殃戒勿為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

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

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

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

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

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

句乃危辭
非贊辭也
則下者始
得

事遂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異也

家之人耳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

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有聞道而好定萬

下之人也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

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

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

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

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

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

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

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

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

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朱按說在莊子虛舟之游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人事之起近親遠怨

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

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

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

孫贖口賈
太傅借父
擾鋤慮有
德色翻此

朱長春曰
心行與上
夜行合誰
得而見之

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烏之狡雖善不親不重之
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
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
不結。雖有惻然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四方
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
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久而不忘
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

易也。朱按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言而不可

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
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曰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
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
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
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
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
陳夢槐曰梅伯獻謂此篇山高淵深為形之積蛟
龍虎豹為勢之積讀書正不當作此解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
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

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

張榜曰省
去一轉章
法便異

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
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審

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

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

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

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

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

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

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

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

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

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

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

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

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

本家與府爭貨。下務金與粟爭貴。所寶鄉與朝爭治。惟穀

官各務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

孫鑪曰數
語健爽

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
 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
 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
 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
 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
 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

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
 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
 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
 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
 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
 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
 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
 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
 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臣下賦歛競得。

孫鑛曰
時之快

使民偷壹偷取一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

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

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

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

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

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

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

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

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

劉辰翁曰
古文清妙
如此

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

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犬

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

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

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

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

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

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

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

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

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孫鑛曰此等皆為經

朱長春日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申承似聖子長文悠靡似荀子
張榜曰管子之文多以厚重峻峙勝此篇獨多逸宕之致

立政第四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

孫鑿曰子書中此等最長

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

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行省治寡。朝不合衆。

朱長春曰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述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失

貞清之品過行之賢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弘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

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

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

孫鑄白句
法字法皆
古所

孫鑛曰藻
有

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

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

趙用賢曰
計上計也
及也及也
著標者也
使備曹署
著其名

劉辰翁曰
太史公縣
最起朝儀
筆力頗能
匪做

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游宗。其在游宗。及於里尉。其在里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

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

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

歲朝之憲

既布，然後可以布憲。

憲謂月朝之憲

朱長春曰：卽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意當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秘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迺古不為後代典志式。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朱長春曰：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

孫鑛曰由
田田畷之
類

歲雖凶旱有所粉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
磽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鈞修焉使五穀桑
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
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
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
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
工師之事也

朱長春日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於周官周禮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
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
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
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
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
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
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鬖貂刑餘戮民不
敢服綽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朱長春日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曹
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

當別爲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於周禮而法嚴焉。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率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劉辰翁曰
九敗名確
而寢兵三
語尤勝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

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

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

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君既盡心於答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

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爲而無

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

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

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簡

俗與
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劉辰翁曰覈於典制文益古樸而深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朱長春曰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未極論民分地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敝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大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

書之故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

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

管子 卷一
息於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故不可損益。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

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朱長春曰：釋地者政本。陰陽者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右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

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

劉辰翁曰
古健雅俊

張榜曰古
人制地定
賦之法詳
盡均節如
此

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數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

劉辰翁曰
時時出此
雅字文益
與古

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台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命之曰

孫鑛曰句
語奇古又
不乏色態

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
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
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
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
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
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
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二則去三。
四。謂去十。四則去四。謂去十仞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
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

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則按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
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
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二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
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
極高難澇。澇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
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
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
澆。澆可以比於澤也。十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
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
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
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

管子 卷一 三
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
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賈知賈之貴賤日

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
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
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
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
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
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
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
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

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
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日
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
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
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
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
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
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趣 劉辰翁曰管子而後唯馬遷韓愈記述尚餘此風

朱長春日曰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殷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相表裏

右士農工商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人

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

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唯聖人為

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

閉則類。類善也閉其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故曰

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劉辰翁曰吳語人生地上寓耳管子昔之日已往而不來掉句虛宕絕類

右失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

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

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

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管子

卷一

三

管子卷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二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
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

張榜曰此
正天下之
分也而若
不相粘陛
然特出奇
甚

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
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
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
分。器數理分即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根
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
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
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時者名有所當
立法者必有所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
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漸也。順

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
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
斷而室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
六者皆自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
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不明於則。而欲出
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
輸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
準也擔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
本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
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

朱長春曰
以七喻見

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

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

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

而必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愈叛矣。不明

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

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

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歐衆移

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

成，不知計數不可。

朱長春曰：七法有段落，以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漫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爲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曼延矣。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匿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

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

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

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朱按官徒蓋言官屬。從令者

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輕民謂爲盜者，重民謂務農者。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

則

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

孫鑛曰：經
濟語乃爾
漢俊

管子
卷二

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怠其勞，故有罪者不怨。

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

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

競而為之。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劉辰翁曰：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而文甚整鍊。

右四傷百匿

張榜曰：雄駁錯落。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

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也，謂便習武藝。

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

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

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

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

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朱長春曰：八無敵具，為兵本末，始於富國，中於治兵，卒於選將。

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

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

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

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

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斲廢而天下莫敢窺窺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

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

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

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

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

張榜曰勝一立少句

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

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

共觀之故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

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

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

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

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

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

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

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

制雖委曲順天而舉

不失天時。毋墮地利。其數

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

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與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

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

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

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

自勝謂自勝於已其敗可知也。

是故張軍而

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

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

言未可加兵。

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

未可約。士約誓。

不明於敵人之

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

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

擊毆衆。白徒。

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

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

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

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

野不辟。

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

功謂堅利。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

僥倖以偷生也。

蚤知敵人如獨行。

朱按入三軍如無人日獨行。

有蓄積。則久而不

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

朱長春曰
六語造奇
工於詞者

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

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曰量蓄積。齊勇士。徧知

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

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

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

謂其功可以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

一體之治。謂上下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

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

電之威故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

彼士不齊得使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取

收獲以聽鄰國之動。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

靜令必知之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

誑之言雕俗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

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權與謂權定宗廟。

為親與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

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劉
按此注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經言七

張榜曰高時古特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

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

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

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

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

之有徒禍乃始牙徒黨與也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

置之誰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

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朱按即萬民鄉風旦

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已成

事以質事不違質然後為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

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

不足令乃辱令不行故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

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

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

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

言執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劉按倚解作奇邪謂偏邪不正之人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

則民移令纔往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

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劉按當作悅衆在愛施脫一衆字註以有字屬上句非蓋言能

廢私然後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閉禍在

除怨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

安位

朱長春日版法典訓簡遠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他近於傳矣乘馬
叙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再聲
二卷終



管子卷三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

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

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

君順時節

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

此土王之時

治和氣

上主和故

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

中央井也

以俶獸之火

俶獸謂淺毛之屬

藏溫濡

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

濡古行毆養

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

坦氣修通

也平土政則

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

朱按開靜動靜也動靜因

其氣修通

管子

卷三

趙用賢曰人物字疑

衍五圖夜字作處字

餘悉本支

朱長春曰其叙法如

九宮合變天下奇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而形生自理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仁

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

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信賞審罰爵

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凡謂都數也朱按歲務本飭

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同異分官

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

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

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

得終謂初會諸侯上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

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四舉而農佚粟

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

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後兵戰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七舉而

外內為用外謂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

九會之後成行海內雖居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

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本已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八分有職卿相

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

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

不同強動弱必從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貴之

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疆弱之應。八存亡之

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

署著其名以司之。劉按備音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殺僂以聚財。

或困亡國或因滅家莫不藉滅其財。勸勉以選眾。使二分具本。使上之

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

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

之。分圖而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行秋政。雷。春陽

陰乘陽行夏政。闔。春既陽夏又陽陽十二地氣發。戒

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

接自夜虛
守靜至居
圖方中為
甲方本圖

煨燼無得。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小卯十二小十二天

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

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

同餘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服青色。味酸。味

聽角聲。治燥氣。春多風而旱用八數。八亦木飲於青

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藏不忍行。毆養

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

忍之理。朱按內空。周外疆國為圉。弱國為屬。朱按春

春生氣內疏達外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

一自春行冬
致至東方
方外為東
方木圖

朱長春曰
春秋之聲
與月令合
冬夏與月

令反月令
主聲幼官
主聽聲以
調樂順天
地之正聽
以養生反
天地之極
天地所以
極而復生
水火相故
而已
自夏行春
政至南方
方外為南
方木圖

管子 卷三

必得。疆國舉發必當以禮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

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此居於圖東方。

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行冬政。落。寒氣肅殺。重則

雨。雹。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秋畢宿。十二小。郢。至德。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

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

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君服赤色。味苦。味聽。

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治陽氣。用七數。亦

火之。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藏。

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

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

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

行冬政。耗。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

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

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

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君服白色。味辛。味。

管子 卷三

聽商聲。治濕氣。秋多霖雨用九數。九亦金飲於白后

之井。西方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藏恭敬。金性廉潔

也。恭敬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坦氣修通。凡物開

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修鄉閭之

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

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

既令周徧。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行

夏政雷。盛陽乘盛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十二始寒。

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夫救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

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服黑色。味鹹。味聽

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盛用六數。六

水之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

成數。飲於黑后之井。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青龍朱按

爨養生故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行薄純

皆用其生。冬物樸素。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

冬行刑之時。故成僂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動靜不記。

行止無量。記動靜則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

同故須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

別之。無差故曰兩易。

自秋行夏
政至西方
方外為西
方本圖

解固。固謂護悛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悛。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

故審取與之多。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

日之師役。朱按九會相次從叙，北方歲終之政也。月

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

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

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

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

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

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

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莠

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於玄

官。聽於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

尚之於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

物，國之所有為幣。為幣禮。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

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

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

三卿使天子四年。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

公習所受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

會至。習命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

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

請受變謂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

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安。館每來於此以安之。入共受

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

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朱按時因。因時列事。終無方勝之從始

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義者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

勝。急時分勝之朱按此分予。急時毋緩。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

自冬行秋
以至北方
方外為北
方本圖

有功不令無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原無象勝

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

財用定謂審定也。定聞知勝聞知敵謀。定選士勝精選士卒。定制祿勝

制祿與有功。定方用勝與方所用。各有不同。定綸理勝經綸之理。定死生

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奇策。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

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

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

功勞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交物因方交質

之實功勞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交物因方交質

之物因則器械備因能利備利而所以備之。則求必得

方之有則器械備因能利備利而所以備之。則求必得

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

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

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濟故

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浚者發於驚故能至無量。

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寶也立

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

守。器用完成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號令審悉則不

險山河博一純固。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

章。慎號令則其攻不待。謂攻者爭先登也權與明必勝。權謀

越用賢曰
秘夕起雪
晨飛

必能勝敵則慈者勇器無方。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智攻不守

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巧數也。句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

等此有數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

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

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

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

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兵尚

矛。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戮則於初早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

得已而行刑故離害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

自必得文
威武官至
此為中方
副圖

梅士享曰
此段詞頗
同後兵法
篇

至此為東
方副圖

至此為南
方副圖

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明發不意。其所舉發

不意。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

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

不明不過九日而遊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

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

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

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

財在敵。死亾者不享食鬼神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

圖之副也。旗物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

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

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

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

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

焉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

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兵尚劔。象金性之利也刑

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畫之始乎無端卒乎無窮

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

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劉按鄉嚮

同 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

故能偕。偕謂同為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

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累

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

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

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

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

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于海內。民之

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

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

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

劉按別本說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

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

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悛執。慎於號令之官。

至此為西
方副圖

至此爲止
旁副圖

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劉辰翁曰五方五圖似從夏正來不無紛襍殘闕然氣脉自奇古

朱長春曰幼官文奇而語叢冗不可解者名數或別有闕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理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擬者萃集附會不如月令遠矣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東方本圖 南方本圖 西方本圖

陳夢槐曰按古有圖無書五方之圖必環而列之古本圖缺趙本即以前文重叙爲五方本副非古也茲仍其闕

朱長春曰自夜虛守靜至共受命焉上五圖爲本治內政典也自文武官至未下五圖爲副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爲主兵以中權爲鈐四方之政

奉于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故圖中言神不及事圖外言事則有可存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

劉辰翁曰
筆若縱而
言無遂劣

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
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
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
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
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
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
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
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
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

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
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
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謂殘賊苟且劉按當作殘苛而無解舍。
下愈覆驚。伏匿悻戾而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
也。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
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亾。
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
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
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

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帶積。帶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慎將

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

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通鬱閉。川潰有遏塞者慎

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

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

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

疾憊裸露者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

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

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

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

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

樽詘以辟刑僇。樽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織嗇省用以備饑饉。織細

也嗇也敦悫純固以備禍亂。悫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

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

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

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

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

孫鑛曰詞
頗耐洽

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
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
等則倍。乖戾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
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正飭此
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
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
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
順以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懜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
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

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
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
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
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
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
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
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
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
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

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

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眾。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

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墻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擗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無苟於民。謂無苟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未作。故備用不足。

在珍恠。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

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就大袂。

列。列大袂。文繡。染文繡。刻鏤。削。削刻鏤。雕琢。采。雕琢。為純。繆數者。皆關幾而不征。幾察非常。而市鄠。而去奢就儉之事。

不稅。鄠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歛。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

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

使滯。失也。

朱長春曰。五輔。修條。大榦。廣川。衎。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小漫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亦

類相

張榜口住
得斬然

管子卷三

管子卷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四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
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

第一舉目

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

潛大成是唯時德之節

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蔞夏處陰

冬處陽

第三舉目

大賢之德長

劉按此句當屬上文

明乃哲哲乃明

奮乃苓明哲乃大行

第四舉目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

無謀

第五舉目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

第六舉目

毋訪於佞毋蓄於諂毋育於凶毋監於讒不正

張榜口題
奇格奇文
亦奇



廣其荒第七 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第八 舉目謏火縣 反充

末衡易政利民第九 舉目毋犯其凶毋逾其求而遠其憂

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 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

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 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

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 舉目夫天地一險

一易若鼓之有攄宅耕 反擿丁歷 反擋丁用 反則擊劉按第 十二 舉

目當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 舉目左操五

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 右陰臣道君出令佚

故立於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 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於

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

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

臣能任職得宜 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 既異

常隨其欲 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 周之無所獨與則是

愛不一毋 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

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

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 蕩散流則亂敗

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 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

孫鑪曰落 句險峭

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

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漚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

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鉤入枉而

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

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鷄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

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

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

之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

備朱按成軸猶成憲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

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迹求履之憲也

迹者履之所出善者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

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朱按仙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奚乏故論

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

育字君之恩法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思又須順物

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

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朱按

是非先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

躓必覆矣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

深鏡曰二
語更詭許
而凶

張榜曰老子之安平
秦管子之徧環畢語
正相似

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減盡

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

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成功之術

必有巨獲。巨大也巨獲作矩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

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

菰。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誠信。淫

濡。淫濡猶言滑滯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

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處亂

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

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

於寒暑之苗矣。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

不忠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

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朱按君殺諫臣則嚴

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

按隱居獨善好學不勸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

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

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

張榜曰管子之文各篇各出一格尤奇者四稱七主問山王及此篇

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場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

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

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

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

也。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

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

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

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

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朱按怨毒於人甚矣。哉舉世沒而不出匿。

友亦沒也。唯無怒一言以為。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

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

泄。謀泄菑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

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

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

晦而視明。可。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

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

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

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

之在堯也。子敖堯毋訪於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

私多行。毋蓄於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於凶。

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於讒。言毋聽讒。聽讒則

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

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

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

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

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

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

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

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

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

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

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

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

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

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

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

徐鑑曰可
謂其可口
無生莊之
概

以言苟遂南北之大意小缺為傷不以曲飛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

美飛鳥之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萬

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萬家言大人之行不必以

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故為上者之論其下

也議欲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讓遠充言心也心欲

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

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

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

博而不悞所以易治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

禮作樂易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

先古政按告當作吉對下凶字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

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

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朱按繆過昏憂焦思

才技反妄為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

凶故曰護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

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

去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歛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

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於

馳騁田獵。內縱於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

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官主也。於物而勿通於道。方謂法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諭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况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况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半星

朱長春曰
此時輒有
賦語其駭
人後之筆
聊

隱牛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

閔流，泉踰澗而不盡，澗湊漏薄承澗而不滿，泉逾而

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澗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

所宜，故曰地不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

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

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

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

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

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

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

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為響。擗

擋則擊。險易猶否泰，桴鼓袍也。擗擋，鼓聲猶鏗鞳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

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響不

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

橐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地也有又也。天地苴于餘萬物。

故曰萬物之橐。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

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

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

劉按山乃止字誤朱按山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

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

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

品之人不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富貴以能重理也

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

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句本錯不敢忿當謂行

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

合尋古責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劉辰翁曰宙合文如險壁窮厓雖跡鬼斧痕其幽寒自不易達

朱長春曰先立綱爲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意故爲之

又曰文采瑰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下來希見此文字

梅士享曰此篇自爲經傳語多深晦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終不解頗涉于怪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

若樞故曰樞言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

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主有

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

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

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

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

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

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

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

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

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

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

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

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

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於民。無不足劉按言

廣人霸王積於將戰士。卒奮衰主積於貴人。益其驕劉按多

民也亡主積於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

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

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

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

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

孫鑄曰此
指便少
奇起

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也如此者制人者

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强，而

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為推讓，每

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

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

退勞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

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

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

色。一龍一蛇，喻人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

王不以一過二。以衆少喻先王不獨舉，不擅功。先王

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結紐則絕。有紐故可

得而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為

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改也，改為分引而可以鞭箠使

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

必上得天時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下盡地利，聽有餘不

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

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

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

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賢大夫不恃宗。至。朱按貴極如九宗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

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

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

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

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

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

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

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

順欲獲失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時無所收

朱長春曰
動作無識
卒來必備
機心耶神

明先覺不
爾

管子 卷四
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克也，卑者尊之克也，賤者貴之克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

張榜曰：憤
始怨本關
紐極微

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

郭正感曰
損益語典
型不刊

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
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
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
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
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
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
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
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
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

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
者非有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
也。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
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
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
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
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
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
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

管子卷四 十五
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朱長春曰。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於運術。又法家強附於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管子卷四 終

管子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

橫通謂從旁而通也。

閭閉不可以毋闔。

闔，屏也。

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閉無

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謂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愿。

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

張榜曰此篇驟玩之雄偉峻整細釋之縱橫錯落

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燒。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

孫鑛口隋句

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其行其山澤。觀其棗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棗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山澤雖廣。草

木毋禁，壤地雖肥，棄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賦征

開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

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

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

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

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

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裸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

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

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

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迺於

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

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劉按方一可

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

逐便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

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

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則國無一年

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

孫鑣曰有句法有字法色朕而味旨

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

其一時有凶災故也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

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囊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

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

於舊稼亾三之一也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

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

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

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

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

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

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

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

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

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

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

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

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

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

力屈故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鬲也閭閻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勝矣自從也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場圃接鄰

辭鑿曰小
小致頗具
情境

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

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里無士

舍士謂里尉每里當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喪

蒸不聚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

齒當以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

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

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弑君

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

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謂功多祿賞下治行為上爵

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

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

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

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

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

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賤爵祿而虛立也。

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

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

孫鑣曰句
有態

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疆。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

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劉辰翁曰八觀沈鬱趣短奇句故不乏
朱長春曰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

張榜曰
派飛泉注
此一卷

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國尤奇宮神王
梅士享曰八觀玄言如
屑真有國之龜鑑也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劉按藏於官謂收於君府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

聞與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

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

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

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

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

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

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福下者君之

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

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

劉辰翁曰用字奇險屈原天問多傲之此

張榜曰萬心一心語略轉換便新翠

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

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

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

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

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

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此以相舉於國小

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

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

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

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劉按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舉之以為已之恩。舉人則以為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業。則農來廢。故獲於貧窮。輕取

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偽飾成重。削上以附下。在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列業也。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為亾。資修田。以為亾本。每以壺餐濟士。以為亾去之資。又修營田業。以

為去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然後

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

要之故曰聖王之禁也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時言

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

四鄰以越羣黨虛假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隱

行辟倚劉按隱即索隱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

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

以為法使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王之禁也

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閑居勤身遂行

孫鑛曰雅
句紛披錯

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譽其身

其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

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

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以數變為智

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

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朱按結儲君援聖王

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

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

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故莫敢超

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安。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日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
衰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劉辰翁曰
一二字中
不損古致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者死。畱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

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

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可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

孫鐘曰相
釋字工附
數見不厭

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菽

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而

工以雕文刻鏤相釋也。謂之逆。釋驕也布帛不足，衣服

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釋

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

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謂之逆。爵人不

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而羣臣必通

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為榮華，以相釋也。

謂之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

海鏡曰語
沈淵江腐

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
 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苟得
 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
 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
 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
 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
 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
 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
 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

邪臣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
 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便辟得
 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
 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
 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
 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
 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
 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
 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

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

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

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

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

孫鑿曰。數語腴美。

大國富人衆。兵疆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亾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

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

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

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天之道

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

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劉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劉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亾。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

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

管子卷五
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朱長春曰：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入拙矣。亦文心無慙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管子卷五 終

管子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
 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
 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
 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
 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仁而不
 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
 復起。殆既廢更起可而不危。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

朱長春曰
 民若俗句
 時作可以
 山采不可
 田獲



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

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

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

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

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天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

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

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

而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

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

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

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

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

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

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

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

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

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

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

張榜曰一撥釋便已收住

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

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

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

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明也

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母怪嚴。詭行自尤毋

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

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

制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

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

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

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

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

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

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

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

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

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

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

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瘞。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劉按瘞瘳也。睢恐疽字。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

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

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

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

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

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

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

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

禍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禍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

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

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

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

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遊日。無閒游之

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

朱長春曰
文與墨子
近長條蔓
葉牽纏而
下於戰國
又為末波
矣

子。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

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

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有所許，不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劉按轉猶展轉推，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

孫贛曰古
可管子外
罕見其比

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君成。

言國無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

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典利

除害。期於典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名獨甚傷也。必先

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

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

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

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

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

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

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

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

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

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

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

張榜曰透
入人情而
辨才足以
發之

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
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
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
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
君此則左右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
侵君事故也
也
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
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
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
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
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
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

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
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
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而不正故言有辨而非
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辨行必
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
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
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
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倍古背字是廢規矩而正方圓
也一曰管氏稱古言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

朱長春曰
當時名法

家指一而
途殊各自
立說參差
同異故並
收之

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

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

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

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

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

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

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

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

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

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

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

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

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

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

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

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

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

孫鑣曰句
法字法是
真奇古

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

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

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

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務

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謂滿招損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制之在物

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

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

者愚士也簡簡樂也鈞名之人無賢士焉鈞利之君無王

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

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民人

之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

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

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

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

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

孫鑣曰為
李為田句
旨俊

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臯陶為李李古治，后稷為田獄之官。

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專也，以事

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

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

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

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

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

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今之天下，即古

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

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

不廢，則古今惑也。朱按：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

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

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黃

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當此之

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

謂擅也。擅專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

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

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

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

去亾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

矣。智者即道正之士。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

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

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

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

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

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

虧其法。法愛於民。

劉辰翁曰。此篇法法。法等論。大類韓子。朱長春曰。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駢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蔓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皇帝王道。隨世立名其實。則一也。謀

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

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

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

四者用兵之禍者也

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

四禍其國而無

不危矣

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為而不危矣

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舉

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

不敗為此四者若何

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

舉兵之日而境

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

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

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號令制度因彼而發

教器備利

則有制也

有制則能備利

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

也治眾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

理而勝敵定宗廟

寇寧則宗廟定

遂男女

人安則男女遂

官四分

既定

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

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

以一眾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

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

器械不巧則朝無

定

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定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賞罰不明則人

無聊生故輕其產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

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

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

危危

窮窮皆重有其事

故能致遠以數縱疆以制

有數則遠可制有制則疆可縱

孫臏曰危
危窮窮字
六奇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做裝也。所以起也。所

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

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

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

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

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

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

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

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孫鑛曰典雅而賦

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

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為。韓韜也。謂韜其

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

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

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

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

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發乎不意。徑乎不

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

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

劉辰翁曰三復讀之

渾渾自古
不必以證
異乎奇

常行既准利故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器成教

施追亦無也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

險固可恃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

行而不留劉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

難敢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

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疑匱匱竭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

疑精一其氣專而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

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凌山阬不待鈎梯習山歷水

谷不須舟楫習水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

莫之能止見其實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劉按實疑實

獨入實與眾俱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倣此朱實不

獨見故莫之能歛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

神朱按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

何能不意率然而來率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

諸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定一至行二要縱

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說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

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故能全勝大勝無守也

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

朱長春曰
以此談兵
皆有本之
論加輯於
一等

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

以其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

也彊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

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

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眾若

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利適器之

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

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

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

劉辰翁曰
數語古宕

敵朱按變化異塗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

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

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擊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

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朱按無不可以成化

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神之用于乎如天之行而萬物成矣化矣此之謂道

矣無形迹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劉辰翁曰法深權秘豈鴟夷之流託為之兵家論

不及此
朱長春曰管子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
勝畧耶三畧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

漢之雅迫
國之雄西
不可及

管子卷六
梅士享曰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

管子卷六終

管子卷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劉按言君知已不肖使傅小白于次小。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

越用賢白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叙之文



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

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

其知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

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

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

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

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劉按

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

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孫鑣曰句
雄爽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

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濟次在召忽曰百歲之後吾

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

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劉按兄古况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

社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

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朱按

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殺紂之時忽于此言奪紂死紂何居又與鮑叔辭傳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可出

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

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

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

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

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

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

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

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

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

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

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

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

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

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

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

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

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彭生其得免乎禍理

屬焉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恒彭生不畏

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

之生於不識其類故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

曰昏生無醜醜類也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

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

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

張榜曰叙
得簡古

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屣反誅屣於徒人費不得也

誅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

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

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

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

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

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

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

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

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

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

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

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

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公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

夫夷吾之不死。紕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

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

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

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紕也。紕

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

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

敢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

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

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

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

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

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

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

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

及猶就也大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

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

難。君必不能待也。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

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

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

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

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

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必致身受

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人齊境。自刎而死。管

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

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

劉辰翁曰李陵傳文夫不再辱又和嚮生孝王戎死此

朱長春曰以或曰起

例信疑兩
存而文奇
正陸離得
此更神太
傳所謂相
雜太史公

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
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

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

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

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劉按及謂所鮑

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劉按指朋友

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也。劉按指乃命車駕鮑叔

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

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乃將下。鮑叔履

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

猶之免也。免謂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

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

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劉按鮑叔言齊國人

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

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

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

孫饒曰
命佳詳

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
鮑叔乃

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人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

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

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

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

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

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

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

能有行也。別本註言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

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

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夫人蕩船而

宋長春曰
蕩船事國

其人異年
與自亂先
立以下至
後紀事
與傳左故
別或曰起
例載難問
也

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

孫鑿曰語
有致大類
左氏

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不絕。裝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

朱長春日
春秋之師
未加二
千乘者也
與虛言即

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

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

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

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

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

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

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

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

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

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劉按言天下兵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

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

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請服

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

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

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

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

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

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

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

也。劌一作沫。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

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劌。曹劌亦懷劌。踐壇。莊公

抽劌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

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

曹劌抽劌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造者。言

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

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

劉辰翁曰
小小色狀
有情

朱長春曰
讀此覺事
多舛而仲
功亦莽莽

華自圍辟人。以過弭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

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
救宋何

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
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

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

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
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

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

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

密而後動者勝。密
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

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

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

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

封之。受杞告命。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

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

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

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

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

於虛。虛地。名。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

所以亾者。絕以小。今君斷封亾國。國盡若何。朱按絕以小言。

國小故亾封亾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亾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

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

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

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

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

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

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

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

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

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

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

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

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

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

以為西土未按通敏剛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衛國之教危傳以利

未按危急也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

孫鑄曰荀
卿非相一
段似防于
此

樂始可游於衛劉按小匡作為人巧轉而兌利則魯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魯

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季友之為

人也恭以精博於禮多小信可游於魯劉按小匡作博聞而知禮

禮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

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

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

於三國所以服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

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

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

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

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

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

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桓公遇南州

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

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

食。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

告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其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

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

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

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

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

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

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

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

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

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

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

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

米長春曰

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

陸離有邁

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氣文兼子

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率一歲而一稅之。上年什

史之長

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

孫鑛曰古

稅。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

陶滿眼

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

官也。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

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從諸侯

管子

欲通謂從諸侯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若宿者

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

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

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

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鞠劾

其所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

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

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劉按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也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

張榜曰三匡後人

追叙而文奇古自工

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從政治為

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有能勸農闢野皆為原田又教

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

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

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處樂道深

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

上得二為次得二三得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

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

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事義

朱長春曰
國子斷獄
只一句
不了

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

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

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

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

晏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

高子者國子主斷獄故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

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

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

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交。朱按狹邪

張榜曰數
個無赦
然

匪人狹少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

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

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高

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

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

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

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

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

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

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

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

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斷獄情

與義易義與祿易言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朱長春日大臣與齊語爭工叙辭絕不同交體各成一家

又曰大臣叙一臣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適宏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存春秋之遺

管子卷七終

劉辰翁曰此篇體勢結撰大奇



管子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

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

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

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

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

孫鑛曰句
俊爽



孫鑛曰波
致右

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

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

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

戟。刑罰以脅盾一戟。

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

過誤致罰

出金以贖之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

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

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

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

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

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

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

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

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

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

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

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

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

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

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

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

公與管仲

父而將飲之。

行飲酒禮以尊顯之

掘新井而柴焉。

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

清示敬之

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

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

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

孫鑛曰隋句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為身也。公曰：請問

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

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

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苑濁困滯，皆

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朱按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

無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鼓以遊矣。此為天下也。

朱長春曰：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其用作入法耳。

又曰：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心。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

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

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

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

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鉤，始於死。

張榜曰：管子生平不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看。

管子 卷八
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

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

鮑叔行成。

成平也與魯平

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

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

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

羣臣僂。僂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

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

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

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

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

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

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朱按得天失天管鮑之成

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

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

管仲以勞其君。朱按才管仲而勤任之願以顯其功

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

何如。句是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鮑叔之知

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

叔被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誄。纓插衽。示將就戮

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

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

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

張榜曰叙事無痕

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勸之以

孫鑛曰字法奇

慶賞，紕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劉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末為下所行糞分也旄老人也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紕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叅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

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

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

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其官。制

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

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

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

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

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

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

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詘。其事亂。是

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

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

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

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

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

孫鑛曰四
民暇客相
似學寫農
事色態自
濃略如幽
詩商頌

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比

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芟音捶

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

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右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也

耨鎡鏃也。以旦暮從事于田墜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

別苗莠列疏漑。漑密也首戴苧蒲。編苧與蒲以為笠身服襤褸。

襤褸調粗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

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

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才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

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

濫權節其用論比計制。劉按齊語作論比協林斷器尚完利。斷

為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

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

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恠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墾而不移。衰差也。正旅舊

孫鑛曰章法整厚不
免墨猪之
請

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劉棻旅或疑乃施字誤。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

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

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

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

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

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

隱而政有所寓。隱謂不顯習其兵事，寓謂軍政寓之田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

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因田

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

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劉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于君。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慎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

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

其質。以叅其成功成事。更省視其質體以叅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

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朱按肉如月朧胸之朧。謂之側匿。猶縮懦也。退而察問其鄉

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名之曰

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

退修於鄉。鮑叔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退而修里。即

四里。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即前五家為軌。是故

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

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

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

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

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劉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於

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

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

張榜曰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不誤奇複古如

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

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劉按

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

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

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

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屬。

劉辰翁曰
字字俊雅
孰謂古文
長於精深

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
 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
 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
 一霸王矣。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
 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
 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
 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
 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日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
 從坐者。

分其首犯。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
 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
 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
 束矢。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
 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
 擣。鑿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
 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城父
 爲將。弦子旗爲理。嶽官。甯戚爲田。自此已上理
 內。已下理外。隰朋爲
 行。行謂行
 人也。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匭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
 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類於諸侯。類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地名使海於

有弊。

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弊盡也。

渠彌於河階。

渠彌。裨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

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

綱山於有牢。

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國。

桓公

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

臺原姑與柒里。

皆地名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

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

反其侵地。柴夫吠狗。

亦地名也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

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

至於岱陰。

謂岱山之北

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

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

地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

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於

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屨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

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比狄以北騎為寇

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

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

柎。乘桴濟河。至於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

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國名而

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

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

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然後率天

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蔽

兵謂膏楮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發無弓。服無矢。發弓衣也寢武

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

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

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也。

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

不君。君命臣毋下拜。君命臣毋下拜。君命臣毋下拜。君命臣毋下拜。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臣承命而不讓。臣承命而不讓。臣承命而不讓。亂之本也。

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

南至吳越。已。特犸帳。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

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也。

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

孫鑛曰。句典麗而勝。劣別具。

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鷓鴣。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敢其祭享。

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者長。

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

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弔並反。

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昔人之受

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

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

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

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

又曰。辭命古雅。

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

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

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

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

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

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

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桓公

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

謂馬在開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

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

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攜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攜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壅而不稅。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

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

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

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

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

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

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三革

甲曰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

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

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

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

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施是列。廣

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

周給君子得其力。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

命也

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係續曰詞
命甚雅

屬其胥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

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

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

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

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

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

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

敏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優則亾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

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

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

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

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

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快。音逝。苛密快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

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

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

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

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

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

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

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

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

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

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
 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然而以易
 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君若欲治國
 疆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劉辰翁曰管子一書多先秦法家所摭拾而文自
 深古可無辨其事
 朱長春曰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
 方士卒言傅會太史公博摭異記以實其書溺文
 而昧於義以是借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詭也
 又曰就齊評說次而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

易金
矣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卷終



管子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

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

寡人之有仲

梁長春曰散散叙次如不關應中開應先

秦之妙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
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
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
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
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
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
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

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

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
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

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棖。于元反。棖所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

朱長春曰
叙桓仲君
臣一段伴
疾不救以
愚弄諸臣
詞景如畫

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

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

也併除併歌舞之樂。併除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桓公曰：寡

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

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不救也。

臣請以慶。以不救為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

於疆。若救三國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

居處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

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

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

張榜曰法
古太公多
用此法

楊慎曰令其雌雄有喪焉文在宥字

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熖熖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夫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熖熖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熖熖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朱長春曰
全述前語
戰國文如
此

水長春曰
又奇事亦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

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

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
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長春日
一冷語應
上作結先
秦史記外
無此體

劉辰翁曰辭氣軼宕似縱橫家言先秦渾古稍疎
朱長春日曰都虛言虛事為美夸張華宏雄駿如出
辨口稷下諸先生為之耶
又曰詞如綺叙事之巧然要知可為者書不可為
史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詞體故孟堅贊史記
曰其文直其事核
張榜曰文極高古前後結構最嚴密而鬆處複處
往往得趣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
賓屬四海時匡天下時一會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

梅士享曰
先羅列一

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之侈

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但自

國者兼正之國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兼能正他國者王

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

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

國無道霸王之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

必事鄰國以為安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因其亾鄰國

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鄰國有事鄰國

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

反復湖

非常之事。然後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夫先王

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

所以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

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

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革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

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

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

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

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眾。而臣之。故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

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劉按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以姦佞之罪。刑天

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

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

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

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竝至者。

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

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玩也。夫一言而壽

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

朱長春曰：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

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崩，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而末小則難。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疆助弱，圍暴止貪，存亾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

朱長春曰
國非其國
六下文體
錯落變化
可法

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亾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為者，復小；疆而不理者，復弱；眾而不理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

孫鑣曰土
滿人滿武
滿古附甚

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眾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直直苞裏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夫令不高不行。不博不聽。博聚也。君命不堯舜之人

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

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

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

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

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

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

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

之形。以其勢輕之。疆國眾合。疆以攻弱。以圖霸。疆國

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疆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

智也。非言王之時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

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

禍福之門。疆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眾先舉必為疆者所

圖。故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

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

未為列不讓賢。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眾。雖稱為賢無優劣齒

弟。又非選是貪大物也。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實也是以

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

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

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

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

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

伐其大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

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

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謂守

一不移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夫輕重疆弱之

形。諸侯合則疆孤。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

趨用賢門

制節謂事

大國受其法令

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

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

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則乖節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疆弱

有形。服近而疆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

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國故曰負海中國之

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

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

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

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

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

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

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

之故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

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

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空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

成曲在於全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

孫鑛曰句甚古

反計得而疆信申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

也數猶理也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疆

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

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

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

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

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

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

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

實寡歸者疆

言但疆而已不能至霸王也

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

王

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疆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

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

亾

既破一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亾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

所謂之事必有根本綱紀

爵授有德則大臣

與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

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

易猶交也

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

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

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亾故不怨

舉知

人急則衆不亂

朱按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咨而善救之衆無急安得亂此句行此屬下

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

問事事先大功

先問大功則勞臣悅

政自小始

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著

問

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

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

者何官之吏也

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

之士也

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

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

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

趙用賢曰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真天下之奇也

郭正域曰
何字數換
文法甚錯

何待。官都謂總攝
諸司者也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

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問
知其族欲有所收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
以致富者牧養

謂其人不能自存者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

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

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或從公族當
有所收恤也問

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
昆弟以求

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
其稅者子弟以

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

幾何人。出離謂父母
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

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
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

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

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

何人。貧士之受責。古債
字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

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
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

自代亦須
知其數也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
謂攝

官無餼而
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
位事乃左

官於
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
外國人鄉子

孫鑛曰錯
落有雅致

太史公貨
殖得此變

化

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子弟之無上

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

不田農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問人

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問國之伏利其

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

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劉按物問士之有田

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

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處

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

不農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

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

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

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

何年也行由徑也城粟謂守城吏之急難可使者幾

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

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疏藏器疏畫而可弓弩之張

弓弩之可衣夾鈇鈇兩刃鉞也衣鈞弦之造鈞弦所

以張者衣夾鈇夾謂其衣也鈞弦之造以挽弦

戈戟之緊緊謂其整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

修者故何視視此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

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

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

有防蔽可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

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

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

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膾其

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膾

張榜曰此下並列三件而以時簡稽帥代問字

及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

者出入歿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

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

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

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

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

後為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

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

官位及執事并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

朱長春曰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篇連行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活文皆然

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

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

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

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

何矣。

制地。朱按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政也故曰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君臣之禮父子之

親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具取之地。凡此皆

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

利也。和謂交易也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句人盡

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各主

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九軍之親。朱按亂為

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九軍之人皆親矣關者諸侯之阨隧也。

謂阨隔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也。

謂因此由人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

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

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竝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

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

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

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國則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

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

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

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

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朱長春曰。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劉績曰。此篇指遠辭奇。句法變換不窮。最千古妙筆也。

謀失第二十五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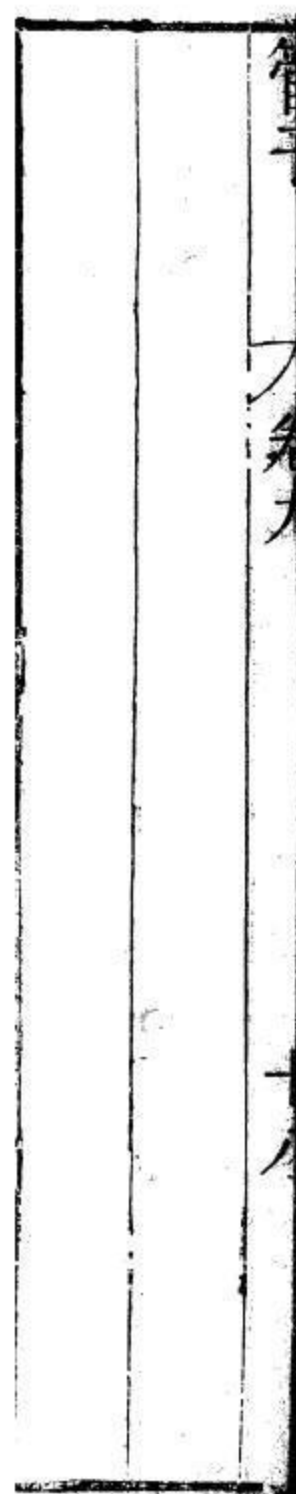
熇 而悅 反

管子卷九 終

管子 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

言我之游必有所濟

猶軸之轉載斛石

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

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曰：三今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仲。

管仲對曰：先王之游

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

秋出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

亾。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

荒亾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謂其法可寶也管

張榜曰語
新而細

又曰公亦
固情一句
收上三句
法佳

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無方而富者生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

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

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

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

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

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

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

聲色之淫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

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

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不代以道輔君而

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

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

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

色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

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

朱長春曰
仁內義外
昉于此

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謂萬物莫不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

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謂必有邪行孝弟者仁

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

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身者也。四經謂詩

禮續曰古句錯出

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亾身也桓公明日弋在

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施

弓脫鈇。鈇所以杆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

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

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

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

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

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

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

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歛

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

梅士亨曰桓公多內管子至此因對反之

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

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吾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

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

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

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

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

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於是管仲與桓

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叅宥而後斃。老弱犯罪無刑必三寬

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

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

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朱按樵蘇曰草封煮海曰澤鹽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

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

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

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

侯。

桓公外舍而不鬻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

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

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

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昴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昴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

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中婦諸

子曰：自妾之身，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未嘗得人之

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經之事又不

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

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

探續曰句
曼弱有態

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

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

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

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

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

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且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

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

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

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

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

不容載。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

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

止也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

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

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寡人并

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

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

而不能以國誦。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

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

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

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

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

張榜曰又知數子偏處洞見隔垣

管一
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管

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

齊臣而死乎？劉按：臣管仲自謂也。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

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而不救也。則不

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

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

噬噬，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豨，豕也。今夫易牙、子之

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

北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豎刁、

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

曰：西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衛

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

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

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

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

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

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

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

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靡。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朱長春曰。戒多繕道保定之務。故別于霸言。而以戒名所譚。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流遺文。可入經言。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王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轅之險。謂路形若輾。而又輾曲。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

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困謂其地堯塙。不可種藝。

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

必盡知之。

凡此皆兵主所當知。

地形之出入相錯

者。盡藏之。

藏謂苞蘊在心。

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

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

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

形謂兵之形。

知形不如知能。

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

之。謂參具。

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

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

矣。宿定所征伐之國。

宿猶先也。

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

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

梅士亭曰。明智能而人主又出以獨斷。

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朱按私

趙用賢曰 行屬蔽 君相互相 賢句

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

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 士服習連什伍。

使其什伍各相 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朱長春曰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 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又曰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 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當之

太淺此但言地形 亦淺其十三篇乎

參患第二十八 大疆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詳疆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

孫贛曰典
古處左國
皆當避席

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

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

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

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

軍。師之三至可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故一期之

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

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月折貨財空耗雖未被

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

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元已自拔凡此皆

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

利用。日維蔓。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

地利用。吉曰襲。吉曰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

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

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

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

伐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

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

與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

宋長春曰
漢初六經
未表詮錯
皆管氏紹
禮之臣子
餘食之宗
人

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衆。

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劉辰翁曰：管子七法，幼官兵法，小匡談兵甚驚絕，不第文字多奇古。梅士亭曰：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朱長春曰：參患談兵處佳言，效珠屑玉，膾炙後人。著蔡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謂當以尊爵加之。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謂當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

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

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

征千里徧知之。諸侯之衆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

孫贛曰數
詳古妙

間之。者猶日五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

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日一問之散金財用聰明

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問候之散金財用聰明故善用兵者

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兵不呼傲不苟聚不

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

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軻固也

所攻既堅則乘瑕則神瑕謂虛攻堅則瑕者堅乘瑕

則堅者瑕也朱按攻堅則我困于攻是使敵瑕亦堅故

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則刃游間也刃游理間故天道

趙用賢曰
從字讀屬
正句

不行屈不足若及天道之不行從人事荒亂以十破

百敵國人事既荒且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

故此雖半可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

而行其城池彼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故

則知而備之也有莫知其將至也既不以先覘以潛襲至而不可圍莫知

所以不知其將至

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去而不可止。朱按不可圍不可止。

近故不知其將去。兩對即善攻不知守善守不知攻。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

劉按待即上。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

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也。也。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

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

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

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

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曰所談多武子中厄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朱長春曰君臣散言

為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

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

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為人臣者比宮中之事而不

道德之意但不成體

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

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碍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

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是故能象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

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

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

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人嗇夫任數。人

夫亦謂檢束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

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

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

訾限程准也。事律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

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

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

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

不得敗也。劉按言教律既成。善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

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乘其事。謂乘吏嗇

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

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有過者。罰之

以廢亡之辱。僂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

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

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

張榜曰兼分固其事道之常

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

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謂致死以立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

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

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

言下力上

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

畫謂分別其所授事相

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

筴籍以相揆也

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

此明公道

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

不以職事為勞苦

下之事也為人君

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

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

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

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

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

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

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

人君不公

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

不公則不是識理之正

是國無法也治國

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

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

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

偽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

諸生之職者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

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

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

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

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

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

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

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上

預下事則偽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

孫鑛曰悠
曼似韓非
之言

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

行。逆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

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

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

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

曰不違公道。便是公道。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

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

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

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

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

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

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

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

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揅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

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

緝。纒。盡有法度。

緝。纒。古。衮冕字。

則君體法而立矣。

體猶依也。

君據

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

而為常。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

眾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

則為上

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

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

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

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綽。古。准字。

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

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

眾皆從順。

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

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

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

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

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

為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

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

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

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

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

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

劉按此言官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

陳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

按此上言相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

所與臣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

以歲之成質于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而官勝其

天子是受要也任。各理其職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唯此上

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而聖王明君善知

而道之者也。朱按道由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

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

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

形而善應其人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

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

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

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

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

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

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

於壇。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壇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

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

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

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

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

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

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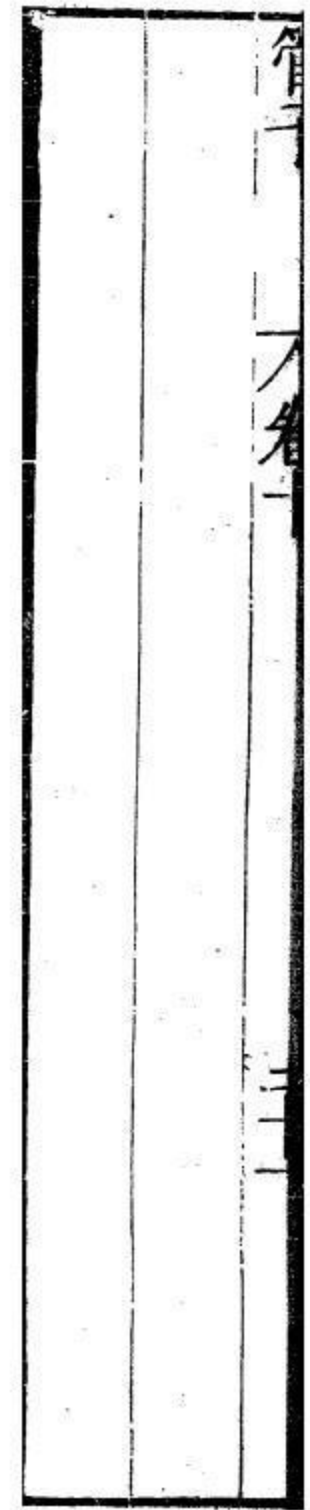
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

趙用賢曰
將與之二
句是留賞
留罰也

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耳目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

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朱長春曰。文甚嚴勁。典制脈不比濫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劉辰翁曰。精深中隱隱斷續。古瓜可味。正如此。

管子卷十 終



管子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劉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劉按。處名物爲非。是違名物爲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

朱長春日
此口便伯
術本色亦
是援聖入
法將無爲
皇王解嘲
乎

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方乃為國君之所

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

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

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

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是故明君

飾飲食吊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

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

裹而裹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

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

朱長春曰
永波而上

二語可以
印道

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

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

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

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

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富盡可知也賢人為之

視聽故無不知治咎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治軒冕者不敢讓

賞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

之莫敢違逆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賢

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

孫鑪曰語
稱板

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
 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
 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
 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
凌駕
 於亂至則虐，騰至則非。騰至則摧
降故敗非四者有一至，敵
 人謀之則故。朱按則故
猶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
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
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
 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
止之也貴
 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

則下無怨心。隱謂伏
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
 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
所有民所君也。民者已
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
 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
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
 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
 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
 之色。穆猶
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
巧言令色委曲
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
勝之其終或至於篡
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
 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

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

孫鑛曰此段色態俱

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語君以得意。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也。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君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為取威也。威

朱長春曰
先其君四
者總屬中
央之人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肖而可威黨於下。朱按能易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

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兼。主即於下以為勞。

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爵

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

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脇其君者也。鬱令

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

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

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石質寵者從

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

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爭，親其事者

不規其道，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

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

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

身言刑作形下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

道消，道消，謂充也。趕，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消，消，

孫鑛曰語
方而字法
新附

管子
卷下
八

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

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君道則利也。君以節信。

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

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

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必薄賦歛。故

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

天時。務民力。謂注意於上天。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謂注意於

地。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

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王之過。

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

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

易塞。塞止也。易用法上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

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若此則

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

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

孫鑄曰古句

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不傷禮私愛驩勢不竝倫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于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得與之竝倫也復尊異必須行之禮也選為都倭其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倭好者冒之以衣服旌之以

禮也

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郟。讒人不敢作

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以

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參驗伍偶相與俱得

其事既周然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

諛。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

下會同也各得其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

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

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

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如此。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

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

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

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

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

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入必懷疑而不相親故失其援

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

相必直立以聽。朱按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

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

張榜曰此
數亂切中
膏膏

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

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疆弱相凌故亂也。

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讐諄。

謂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

法則禮義。讐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妬

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此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

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

息故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

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

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

數下其十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

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

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

舉其功過而考察之。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

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初能尤高

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孫鑛曰衆
風語奇

朱長春日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刺新為奇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張榜曰如
靚鮮美現
辭也哉小
稱乎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

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

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

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

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問家則左右

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

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

張榜曰上
任斷然下
起突然却
如正接

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

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弃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

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聖人得利

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名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

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

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

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况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

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我且惡面

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

孫鑛曰貴
詒

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

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

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

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

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

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

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

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

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

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

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

不敢。懼氣以感口。人以惡氣懼已。目見念非。懼氣以感口。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

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樞故繩可得料也。

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

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

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

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

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

等以相
迎接也
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

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

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

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

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

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

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

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也

朱長春曰
有病以下
文韻拾傳
益定非一
篇
如天地之
生殺也。
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
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

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

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

且謁之。謁謂有所
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
以此言抑之

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

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

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

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

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

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人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獲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病起兵。妄征伐。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

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幘所以覆軀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

張榜曰餘
言矯矯

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
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
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
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曰：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
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質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
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人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
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
稱不可大議。
梅士享曰：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

朱長春曰
冗雜此併
書中劣品

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
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
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
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敘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
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
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
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辱令？
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
今何勞辱君令而後已言之乎
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梅士享曰
意旨周匝
而語詞莊
聯文章又
是一變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固其武臣，宜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常服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繒，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有家不治，借人

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

劉辰翁曰
文如銘贊
而氣韻俱
古

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不修天道。

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眾所

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

工。瞽誅其良臣。赦其婦女。唯與婦女為赦從也獠獵畢弋。暴遇

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

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輟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

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

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

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

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

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實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

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劉按謂盡已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

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

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

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

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

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一作不謗其君。不毀

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

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

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斲

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

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退而

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

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

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

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

之言其接諛。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

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

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

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

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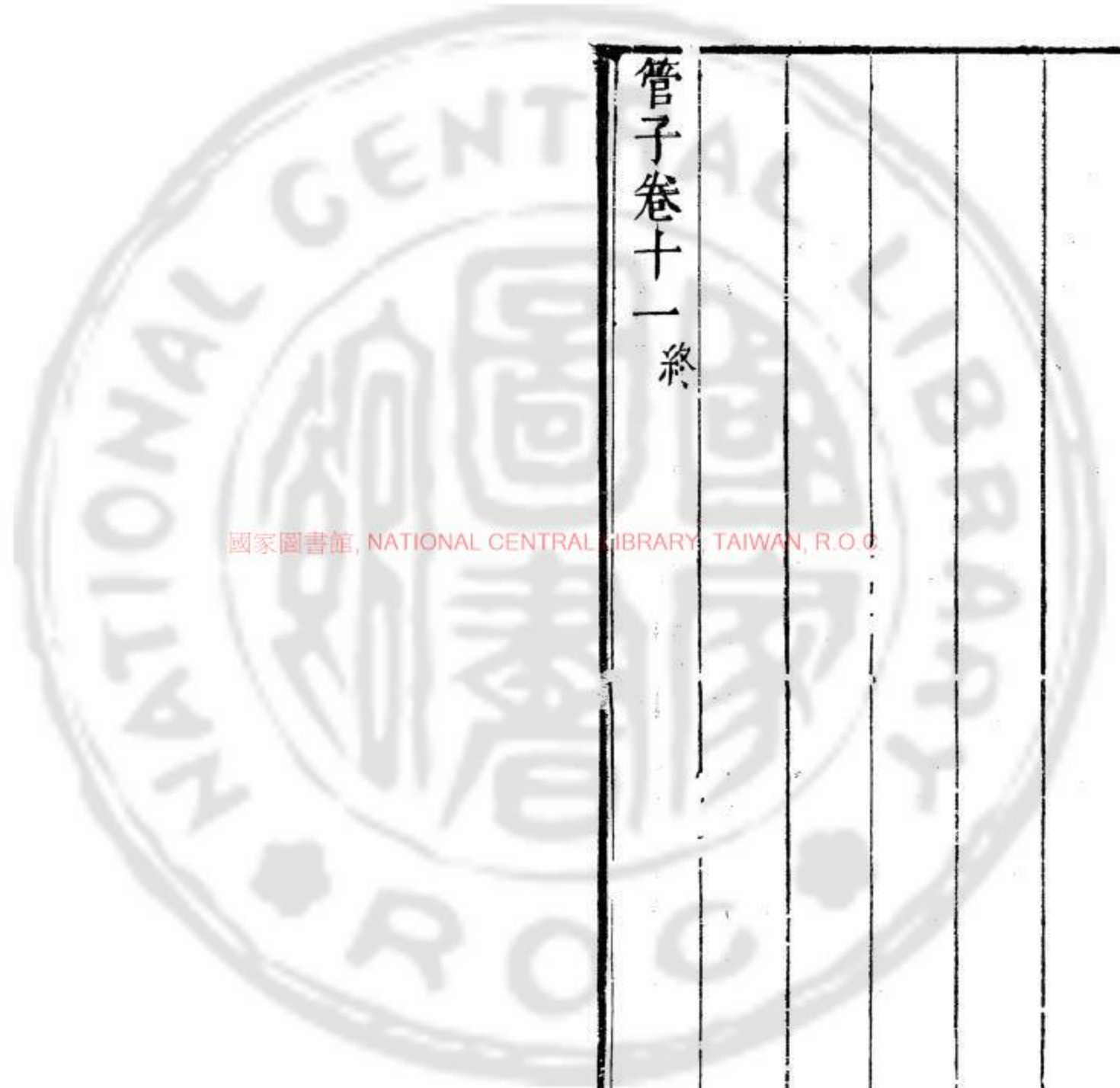
正言第三十四 關

短語八

管子卷十一

管子卷十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劉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

曰不同可與政其誅

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倍堯之時

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

借帝借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

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

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賦曰良牛

馬之牧不相及

各自足

人民之俗不相知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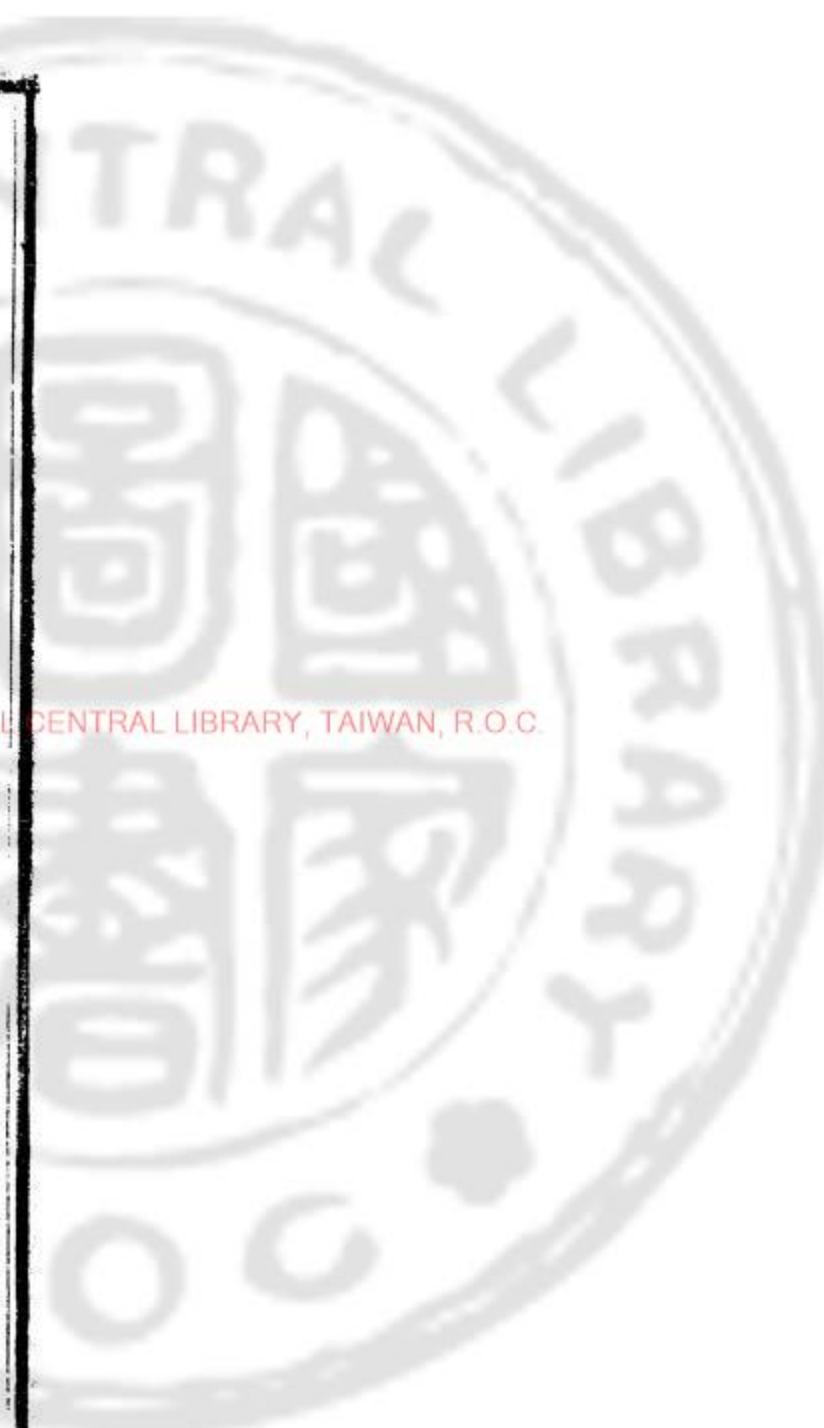
不

出百里而來足

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

故卿而不理靜也

宋長春曰
逐節生枝
剪段雖珍
瓊瑣玉葉
金豆耳文
不論奇正
天雅則大
亦巧則小



雖立公卿不理其獄一跣一跣履而當死諸侯犯

虞勝曰奇評述用

著一隻屨以耻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

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

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

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

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

未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

足人既惰於木業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

故競起而事未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

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木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

壽之域則倍堯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

以前為然也

以博為夜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

事故也管氏以為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

管氏以為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

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

之賢不肖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

可刑也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

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未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孫鑿曰古句錯

宋長春曰
此結語總

結一段不
是承結上

何古文有
此奇格

劉辰翁曰
美語如駢

梅七享曰
曲盡善教

之妙

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

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

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

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

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貌藹然若夏之靜

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藹油潤貌鵬然和順

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朱按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

教之始也夏雲謫靜流水嚴以肅之和以

身必備之教人之始必備此始辟

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

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閏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

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

者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

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徵者也

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

知恥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

雲雨則遯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但

汎愛無所偏親則其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

愛流漫賢智不盡力雖曰當有所視而用親之以辟左則有為

為有兆怨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

怨兆而已親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

之無益也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而祀譚次祖

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

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

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誑盟欲為整齊

論行也要束之信所以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必因成形而論

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

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

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

然後功名可以殖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

士可戚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

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朱按政年如正百姓

不夭厲厲發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然後民力可

得用人俱富而力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

若何問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忽然易事而化去

而取勉之變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

也勉之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應言待感與物俱長物

朱長春曰
遮多也里
言有奢遮

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朱按故猶效也應風

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

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不有而醜天地非

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

是稅之稅傳革稅之傳革則外革而

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則人有輕君

之心故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

竭故故死在信也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弊也者家也言國

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吾

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用功力之君上

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

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

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

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劉按罷至樂

也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橈力道然後爨之皆富

為也橈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富

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

孫鑿白質
而腴古而
濃

朱長春曰
畜化爲句
用字屬下

爲也。朱按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一人而百工之爲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

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以自爲也俱自爲則無化

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

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其利而

今得富且取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其物終之也

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收其春秋之驕此人今有所費用也

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

之。或有廢用財物襍禮於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

又強則爲之作聲譽強而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辯以

辯辭。其有辯明者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則令辯繁辭

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使人爲人標式

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不能使之而流徙。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

此謂國亡之郤。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可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當變之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期反緣即捐也駟馬之壯健者怯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

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

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

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

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

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

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

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猶

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

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承從天之指者動

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

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

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奈其卑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報卑爵祭神以謝過耳

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犖神次神之次秩也家

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

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

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

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擇

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福助者也擇

人天之所戴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任此三德之人雖有

朱長春曰
塞門與開
國閉辱一
正一反

寇賊無若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謂寇賊既持強

我何故安
陣而立以攻齊
國若之何禦之
高予之名而舉之
高舉其名則歡悅也

官而危之
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
因責其能以隨之
猶儼則踈

之毋使人圖之
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謀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
猶

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
因不寵任而踈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

謀曲求已
此所以為之也
無人若此可以禦上
大有

臣甚大將反為害
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
吾欲優

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
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

能則察知其大
潭根之毋伐
潭深也
固事之毋入
既才欲為此事如何

孫鑿曰奇
古渾質

且固事之無得
人同其惡也
深鑿之毋涸
鑿謂深其深情常令不見之毋使涸竭也
不

儀之毋助
儀善也彼為不善
章明之毋滅
當發明不

知無使
生榮之毋失
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

之十言者不勝此一
謂今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
雖凶必吉

忍而容之屈而事之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

而為之若何
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

積而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
謂積

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
千歲毋出食
朱按不

此謂本事
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此外
縣人

朱長春曰
至今清淵
駟市數十
里其俗豪
奢倡優游
戲五方畢
會充其風
被哉

管子
卷十二

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

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

器用也利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

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

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利靜而不化

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視其不

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好而

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則乃功未成者不可以

獨名積財之功大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

宋長春曰
以下言用
入以上吉
化利

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

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

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其名者之為自

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輕國位者國必敗

疎貴戚者謀將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謂失國

毋數變易是為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

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三堯在臧

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鬻亡乎雖使三堯在

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鬻敗而亡乎鬻即

鼻字朱按連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里
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亡邦之殄瘁也故
用人者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 譚延也雖
堯守藏不

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 **不平令苟下不**
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 **治** 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 **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自處其高欲下待 **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
上必不待之也 **何也** 此謂殺君之事既立而後壞 **民已聚而散**

何也 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 **功成而不**
無道故 **輟安而危何也** 神不祐故也 **功成而不**
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

兵不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 略禮謂不繁也言於
近則略之於遠則合

趙用賢曰
宗族國之

藩屏若毀
之則國強
兵寇遠而
不畏也

之若此者則可以立 **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
功朱按略謀略也

不畏 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 **國小而條**
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威也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 不量國之小好
修遠大雖復行
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 **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
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

其害雖聚必散 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
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
太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

害 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
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疎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衆而約 謂與衆為
約束也 **實取而言讓行陰而言陽利人之**

有禍言人之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此獨有之何。

如自衆而約也。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此今也。

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子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

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也。公曰謂何。

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長喪以黜其時。黜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

問所以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僑慢則不

歸之也。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

怠故能起身之財曰身財。此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

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謂瘞培

親無絕時故曰合親。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

也。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財而美壟墓所以文明。

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

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有差樊。

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樊者

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

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大都里為食以相飼

力齊敵而不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不同

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

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安

孫鑛曰字
法抄

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

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

俗不令斷方井田之數而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乘

轉移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制之

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皆以能

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

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專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

無餘言不修祭以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

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君始者

日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

謂始為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

君者也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

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

均若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

封始句王事者上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

均齊若上事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

一則止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

後也禹猶區也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

此皆為重本也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朱按艾治田也殺什一

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興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

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

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

始王道以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

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

謂謹其豆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事雖有

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餉其有功省其上無功則臣勸也

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

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

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

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

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

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

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而役賢者昌成故國昌

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宐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

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

而此為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

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

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中寢諸子

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

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

錯簡也

趙用賢曰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

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舍於朝

不與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

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

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

無豫於外政。故不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

得而衣。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朱按中寢諸子一段前

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污殺。布織不得衣。聖

人無用之。不為侈靡。變化財不得富。伯王無用之。

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道謂度

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國貧而鄙富

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

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

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

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

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

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

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

後以。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

起之。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

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止。惡得伐不

得。紂在上位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鈞則戰

孫鑛曰數語氣古非第句古

守則攻

朱按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

百蓋無築千

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

朱按無築

無社則與紂之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

萬諸侯鈞萬民無聽

朱按萬諸侯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

上位不能為功更

制其能王乎

朱按民鈞無聽必為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

緣故修法以

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

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

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朱按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公曰何若何

以獨取

對曰以同

以其德智同故取也

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神不明

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

囊橐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

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

沈浮示輕財也

言散施於人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

先立

象而定期則民從之

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

故為禱

人禱神朝朱按祭祀祈福祥朝之朝事

縷綿明輕財而重名

縷帛也言每於朝置

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

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

渝者也

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

鈞同財爭依

則說

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

十則從服

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

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

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

孫鑛曰清
如畫

莫能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識之為主相與樂

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

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

是為自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謂

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方百里之地樹

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朱按樹表如後世烽

赴警而內備敵內外相備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

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候

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

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

行人可不有私。句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

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

出境必有所主其所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

天地之道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朱按

在位居內而圖大有弃其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

能在職役外而任小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

則舉輒有成能立聖能則專專則佚椽能踰則椽於

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

而後能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

立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

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長

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

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

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

心油然而生矣。未拔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

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

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

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

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

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為之若何。對曰。國

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

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

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

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置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

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

起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

孫鑪曰與私則小與公則大

者夷吾之由故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

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

足則外內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也禮義者

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屬也義以

相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

索求也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

其位者則臣但以義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

賢不可威能不可留朱按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

在邦國士有效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人聚

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朱按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

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朱按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

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

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

其利乎利在來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况字

遺利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

不幾於危社主哉春按中國即國中與王之主無不同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

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

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法故事之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

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

而復始無所易之也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

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故雖卑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重故至貞

生至信句至言往至綏句生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

皆有因而然故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不務以多

勝少少是能正衆非不動則望有慶君子儼然不動

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執

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

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

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

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

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

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親戚可以時

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

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則無所

為亂故生則難合也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

易云也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人以為常

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類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

懷愧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實則人習之久之

朱長春曰

生至信句

往至綏句

生至合下

為句

朱長春曰

非仁智不

能用神神

將流散而

往

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出則從利入則

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過寇國之山林也

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

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眾聚喧囂尤多塵埃今

亦處物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

之空也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

此君臣慮之章著上下之儀

靡積塞其幸者但得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

食而已無餘利也於市此亦為費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

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對曰魚鼈

之不食呬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朱按云之為夷吾之

聞也朱按強人不服智而不牧朱按能士

雖智不以不能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

矣匝一月日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

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

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

朱長春曰亦處物之空也

上言利又歸本篇後靡

孫鑛曰古文色澤有態如此極少

則士云矣。

朱按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道陋則任從薄政論林也

不擇人而予

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審此兩者。以

為處行則云矣。

朱按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

不方之政。不

可以為國。

不方之政。謂邪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

靜謀也。節。

時於政與時往矣。

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

不動以為道。

齊以為行。

守正不動以為道。齊。整肅然以此為行也。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

取。

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

陽者進。謀幾者應感。

顯明其事。

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再殺則齊。

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

後運可請也。

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

孫鑛曰字法詭奇

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

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

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

春秋冬夏之勝也。

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代。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

然後應諸侯取交。

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可以

取天下之交。

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

神禮事也。

以神事鬼。

謂依時而享鬼也。

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

殺。智運謀而雜糲。刃焉。

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糲。韜也。

其滿

為感。

感則物應。故滿也。

其虛為亡。

亡則物散。故虛也。

滿虛之合。有時

而為實。

滿時為實也。

時而為動。

虛時為動。散也。

地陽時貸。

地在陽時假貸。

孫鑛曰字家本色語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

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二至之

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已殺生，句其合而

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

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

之時，寒涼方至，將凝合初見，其分其多少以為曲政。

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兵之所由各有多少，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

隨其多少委曲為政。可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從其宜則酸

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

深鑿曰此段便是丹綠古色

酸色青，鹹色黑，青聲魚。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能知

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

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地之變氣。

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

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

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且夫天地精

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

其重咳。連上不為句。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

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然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對曰：得之衰時，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怡美然後有輝。怡深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或虛而哀也。

承長春曰：世數未來，之測非運，氣歲周之說。

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藏。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子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朱按：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駟之祿。朱按：三晉婦人為政，朱按：七國之重反旅金。朱按：兵甲戰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朱按：爭鐵重旅金。

下曲鹹苦皆水泰以水德則人君日退亟謂君之退衰也豈不

亟急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朱按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

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

或有祭有時而燿燿熱甚也謂早熱甚而祭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

歲祈福而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

祭之也為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

若花落也物益其光暉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朱按樹是

山川壇環封樹之變物是文章服色之易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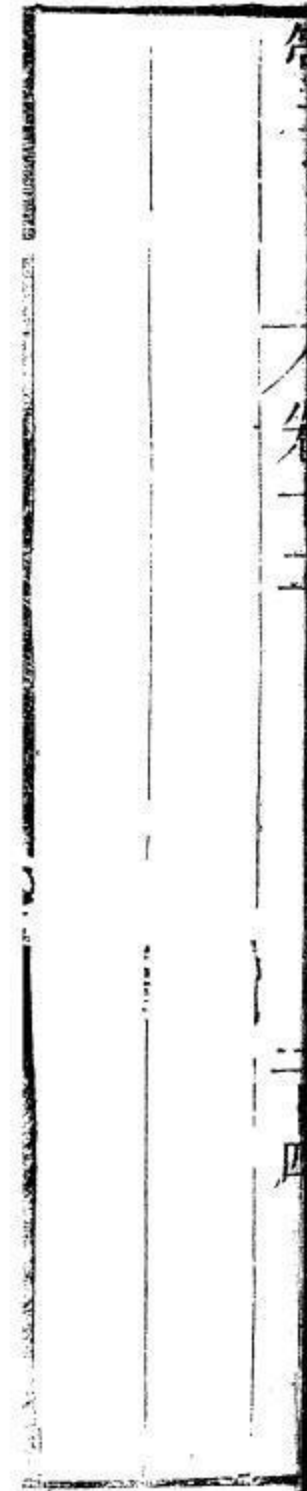
劉辰翁曰幽詭與徐此先秦幻術鬼師托以志奇者

朱長春曰侈靡大亦矣不欲人且慕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袂儼頗似莊子宿儒難解

又曰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古夢以求甚解則惑矣

又曰此後世識數緯符之說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變人之必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華典之數耶

管子卷十二終



管子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孫鑛曰句
多古趣此
類是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



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他毋從而奪之也不知其處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也故能

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

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

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

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

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

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

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

孫鑛曰老氏精青

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

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

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

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

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

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

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

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罪在

變化謂變舊章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

張榜曰雖解而態其疎宕不作訓詰態

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

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

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

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

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

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

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

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

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

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

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

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

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

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

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立則明。明則

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

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

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

張榜曰以事解理油說如此

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

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

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趕

趕逆也。無所位。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

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

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

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謂之

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体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

不別也。問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問者則有所舍所以舍

之異也。義者。謂名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

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

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

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

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

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

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

趙用賢曰
事至則應
非先設故
曰不宜言

宜即前義也註非

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劉按此節解上文不

義不顧也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不知深淺之固城也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

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

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

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

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

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

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

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

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

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

立於彊。務於善。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

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

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

曰。可以為天下始。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

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

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

朱按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作於物矣。

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

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

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

有解言之趣

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劉辰翁曰義旨虛微即五千文何能過此管氏別有異傳耶

朱長春曰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徃徃印心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

畢得翼然自來。劉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

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

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

梅士亭曰前篇言心證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

也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

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

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

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財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天下

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

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

能已乎劉按止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

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

以等事也朱按慕好也好選擇而不溷故事無淆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

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

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

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

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定也治心在

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

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

百姓治道其本至也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

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

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亾

援而用之。歿世不亾。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

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彊能變移之時。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

大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

中不可匿。朱按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

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

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

孫鑄曰語甚簡鍊

又曰佳語

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

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

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

必以正平。平則能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

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

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意以先言。意感而意然後

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

然。然後知。思然後得。

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

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

則外道表裏無擁。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

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

窮於上下

朱長春曰：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繁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諸矣。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有其當立者。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以時

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實也。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和

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

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

也。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遠也。故其言

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

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

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

其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

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

孫鑛曰：雖
語自是
宏濶

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廢舍則百。隨變斷事也。知度施案也。時以為度。大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於身。有功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

孫鑰曰句險絕

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祥也。兵不義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於卑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驕。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賊害也。生故為出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為入也。

傷人是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

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默而已故其身寬開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

反無名朱按去善言為善事不言而能者無名從事

無事朱按善能不求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

觀物載之所堪然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

乎弱無弱乎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功美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

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

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弃功與

名而還反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

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

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人言善亦勿聽人言

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

淑然和美善無以芻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

惡自清也無以芻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以

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天

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隆矣地莫之載

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

朱長春曰
天維地載
一段言至
微功至微
老之壽益

避之扶搖
孟之直養

管子 卷十三

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

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朱按或之為言至妙。視則不見聽則不聞。風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園也。復韓乎其門。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精神之比。

西有東。各歿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歿其鄉則無不均也。

置常立

趙用賢曰
耳一讀屬
上句為是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不發於名聲。不凝於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

體色此其不可論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者可教亡。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

矣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解不可

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故善

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提提

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

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於刑罰也

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善之取也懸乎日月無已也

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

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孰能棄

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

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

損益之事當常曰何謀此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

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

日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知苟適可為天

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

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

論用如此可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

以為天下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

而知請既能知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

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

其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

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辯

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歌舞而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

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

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知周

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持而滿之乃其

殆也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

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任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

孫鑛曰句法險峭

張榜曰飄飄乎其文深

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

如石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

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費

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故曰欲愛吾身

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通六合

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何須奔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

之既知行情乃知養生不違理則生全左右前

後周而復所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

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令夫來者必道其道

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必道而來從也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

之無遷移無寬衍動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而為之則命久長也

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

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

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

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

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

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張榜曰奇悟

劉辰翁曰理幽則文自奇句隔則旨益永此子書

之長非後世可及朱長春日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

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管氏書之妙論神品

又曰古與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

此等文字

管子卷十三 終

此等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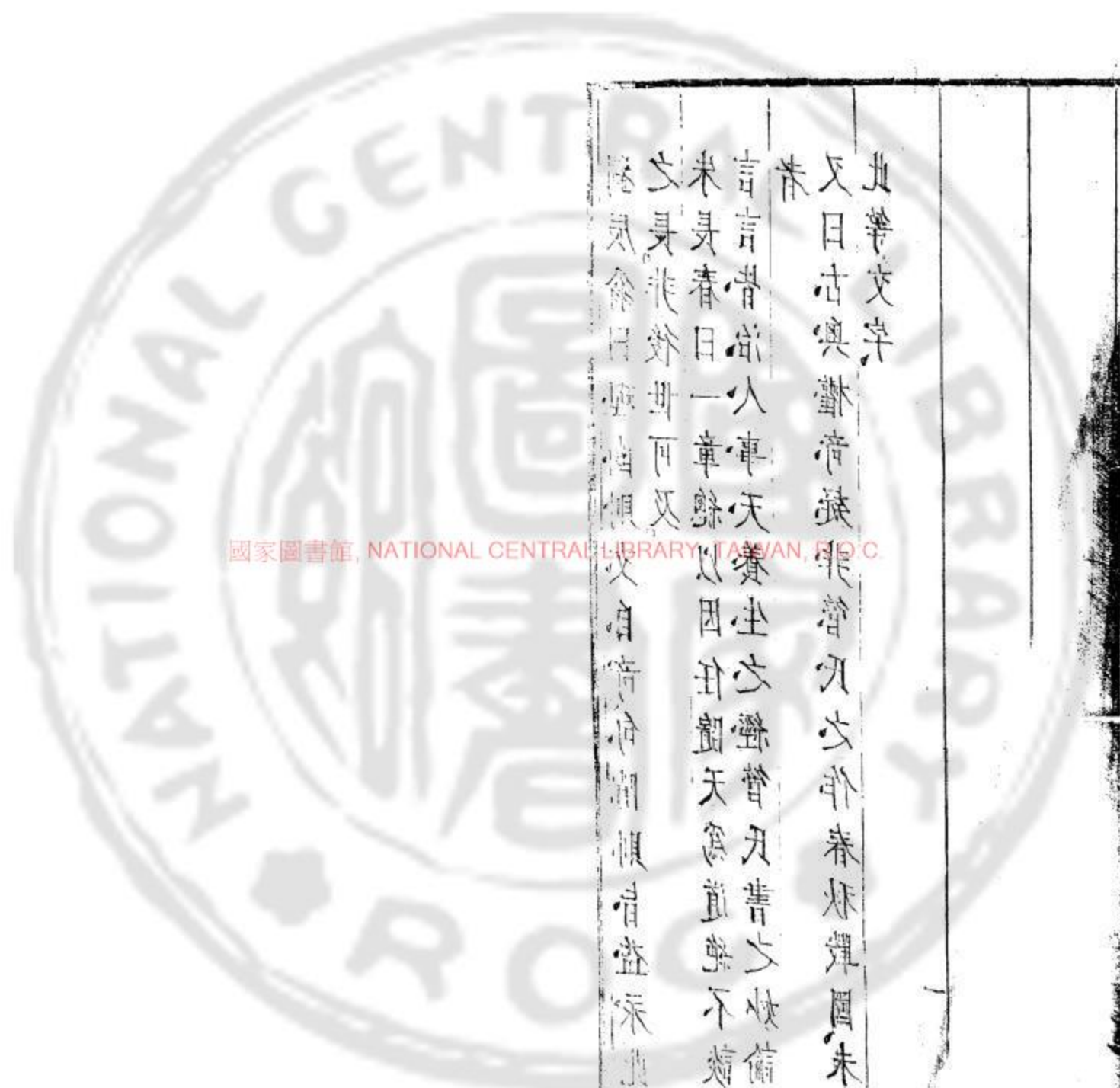
又曰古與鬱清張非曾刃之非春輝輝國未曾具

言言昔出八專天養生之鬱曾刃書之故備幅品

未身春日一章餘以因卦創天為道弊不楚寒浦

之身非卦母可又

遂氣餘日學海慎又自帝帝開慎首益深與于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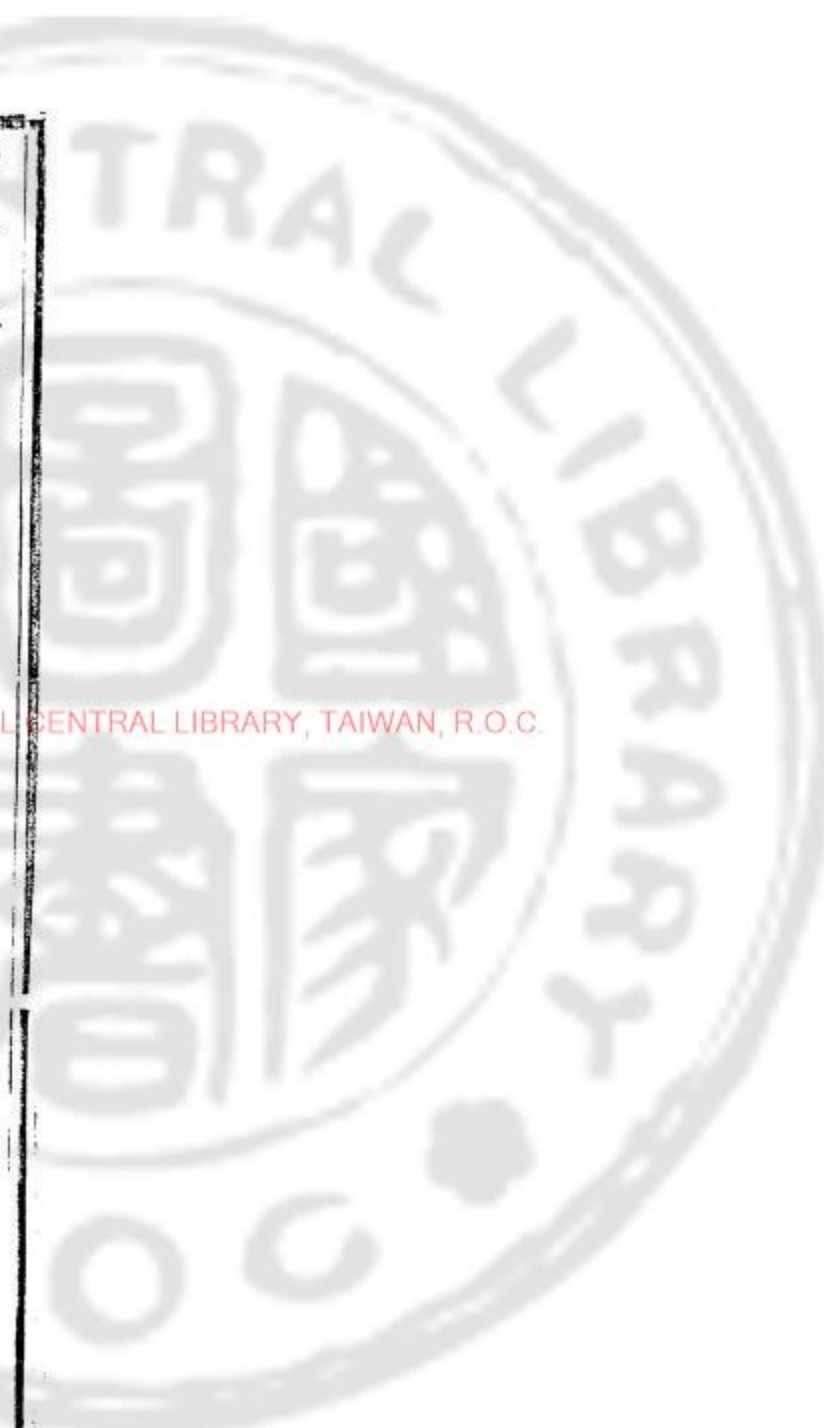
管子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

張榜曰水
備諸美又
濟諸生



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

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也。能

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

質之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

於金石。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集於草木。

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

量之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者。萬物莫

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及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

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

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近。理各自通。堅而不感。

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

勇也。瑕適皆見。精也。取適玉病也。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

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

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

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

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

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

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

朱長春曰
六入玉人
龜龍螭慶
忌莊子自
以為洗洋
謬悠連行
參差殆不
至此

夫長春曰
五藏所生
與內運節
不同焉
二藏是創
言

腎生腦。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是身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

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上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蠶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螭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

孫鑛曰極似小說第

奇古與滄
舊異耳

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
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
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
以水之精麤濁寒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闔
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
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
有之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
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
正具者水是也朱按水具而生管子託水為正故曰亦具而生由取法材具之水也

宗長春曰
以水合地
應首又起
下諸國之
水此脈絡
也大奇

孫鑛曰世
說磊珂而
英多一段
出此各目
佳

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
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楚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
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
所漸入故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疾垢也
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淤沈滯與水相雜也
貪戾以其滯雜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故誣而好事
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謂齊晉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也
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

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燕之水萃下而弱。

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

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

輕故易清勁。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朱按其解即其

故好正也。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

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

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

也。水。劉辰翁曰水地似志而中間論五行辨方隅奧詭

而奇後世水經徒能作舊語耳。

梅士享曰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脈等論甚奇以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朱長春曰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下流也。獨水地奇。惟惟戰國古文之尤。

又曰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亦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又曰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五漫漫。六昏昏。孰知之哉。朱按五運六氣漫漫

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

唯聖來知令焉。

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

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

也。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

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

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

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能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

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恃

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

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

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朱按

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

羸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羸為發生之節也。時。句其德其事。與下一例。其

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梗塞者則禱神以

通道。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

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瓮屋行水。行水也。瓮者使之解怨赦

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

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以風發生。

徐鑿曰多
隋句古雅
不讓小正

行冬政則雕。謂雕落也。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劉按疑煥字誤。

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

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

千伯即野陌也。五政曰。無殺魔夭母。蹇華絕芋。蹇拔也。朱按芋作芋艸生。

類。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

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舍謂施爵祿舍通。

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

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九暑謂九

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

中央曰土。土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所以與火同章也。上德實。補四時入

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其德

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

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

乃服。言上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

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

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謂凋落也。是故

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

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塵之處發故屋辟故

窳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禁扱衽免袒者

除急漏田廬朱按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二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

其漏而濕田惡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

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其氣

曰陰陰生金與甲甲為爪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嚴順謂德

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

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朱按旅即聚也下曰順旅農羣幹眾勲于穡飲之務

朱長春日
明于天曰
星不明處
曰辰星陽
辰陰星春
辰秋

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眾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

克兵器之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解怠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

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秋行

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

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辯鬪譯蹠小辯

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二政曰毋見五兵之

刃時或出師掩襲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

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

閉藏故令補缺塞圻也

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

孫鑛曰：句為月也。

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

似禮

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嗇，故令

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

靜止。時方休息。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

陰氣主殺。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

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冬行春

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

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

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

之藏。藏謂銅銀珠玉之屬。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

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

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

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

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

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

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

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

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

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

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

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

亡。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德修則正生理自正

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

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

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

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

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

之政以輔行王事也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已

也

梅士亭曰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政之迭用四序移則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忘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朱長春曰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贍而窳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似勝呂攬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謂

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

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

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

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

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

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

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朱按街往來之塗即天街也。天道以九制

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

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制地欲以生息

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

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

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土以待乎天堦。堦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

土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

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尊卑也。貨疇神廬

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暉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

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而饗祐則

孫鑣曰真而玄非詭而奇

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

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

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

緯星曆以視其離。謂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

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叅。治之至也。黃帝雖通

天地之道。不使叅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

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劉按

一本奢作蒼。下做此。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

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

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

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眾使務農也。

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

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

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

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

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

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也下皆鍾各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

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

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

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

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

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

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

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曠蟄蟲卵菱。曠猶去也卵是菱芡也皆

早春而春辟勿時。春當耕闢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

癘雛穀不夭麇麋母傳速。朱按春日遲遲順無急令亡傷繼祿時

則不凋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月以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發

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克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

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

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楊慎曰蹄者恐瀕於死而還其生非去也

卵菱卵言菱之萌芽非指動物也註謬

孫鑛曰句似易大象

助養農事為敬。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

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

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

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

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

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

禁。禁謂牢圉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

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

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銜組

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為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

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

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灸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灸實貌

夕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灸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

陽氣足故緊熟。朱按鄰相比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

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

其氣足則發而止。言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

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數剝竹箭。言數

不足則擗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也。伐檀栢。伐檀栢所為矢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

察鑄白字
法古附難
讀

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

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牘。牘謂胎敗潰也臙婦

不銷弃。臙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七十二

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

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

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

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

札。苗死。民厲。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

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

土方用事而修宮郭以動亂之故君危臣死之禍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

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

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歛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

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

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臙婦銷弃。草木根

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宋長春曰五行篇前文如冒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無業籍合自小正以來至呂覽可彙為一家書而後世五行歲時附之亦一業也

二日而畢。報于天子。冰泮。喻天子。冰塞。燧。大冰。王曰。夫

冰。輝而頰。士。及。妾。婦。如。五。姑。姪。具。器。之。禮。也。十

季。將。十。八。姑。也。十二。日。皆。歸。婦。湖。與。于。金。泮。喻。天。子。文。山。舉。百。亦。具

土。式。用。事。而。刻。宮。陳。以。權。十。二。日。而。畢。日。而。將。十。土。式。用。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孫鑛曰一起便險絕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

此謂迷中朱按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

懼險險多分其師衆人既迷茫必其將亡之道凡此

謀則迷中皆滅亡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

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

也死亡動作者比於醜朱按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

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誦者比於

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



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其失度者則為客也。

作之從。每動有功。朱按常使我靜而修待彼。故曰無

為者帝。其斯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

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劉按

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天變而興也。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

為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

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

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

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

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母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

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不。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

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

道。從。也。羸羸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

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

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

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

中靜不蓄。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

孫鑿曰字
法連屬愈
古愈奇

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故賢

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

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乘時養人。先德

後刑。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微度。善周者明。不

能見也。此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

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大周勝大

明。則民無大明也。此皆欲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

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

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索

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

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厭其

下。順時而取。則可也。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

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偃一側。不然不得

文說。武伐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

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

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朱按。上言

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

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順。朱長春日。篇中多襍越語。其古兵家流傳。襍引之

耶抑管氏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

朱長春日
三曾言其
極也文主
常武王變
不極

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

服之勝之所以勝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

政如四時之不貪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

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

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

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過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母失民

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

也過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

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

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

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

德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

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廢私立公

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謂正

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

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

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朱長春日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

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也。不然則州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

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

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也。

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

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

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朱長春日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叙小言如不成章。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張榜曰風 檣障馬

卷一 五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

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

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竿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在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

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

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

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

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

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埴和也。音羶。唯陶之所

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

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

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

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

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

孫鑛曰章法流漫

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

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

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羣臣不用禮義教

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

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

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

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

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

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

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

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

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王也。故聖君置儀設

法而固守之。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

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謹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

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眾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

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惟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

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

之實用也。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

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
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
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財以祿
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
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
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
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
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

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
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
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
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
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
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
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
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
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

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惡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劉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

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取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

孫鑣曰語有致

愬其主。

服約謂屈服隱約也。

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

也。

言賤人善諂君聽之。

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特親以要君則君從。

美者以

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

之也。

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

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

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

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

劉按匈胸臆也。

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

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

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

方謂異道術也。

羣黨比周以立其

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

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

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

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

遵令而行致非已致故無

也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朱長春日音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也。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劉按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闕誤。故君臣其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

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

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

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

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

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

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

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

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

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

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

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

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

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

君也。大臣務相責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

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

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

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

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朱長春曰：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起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

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

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

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

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

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

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後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

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

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

孫鑛曰：段段殊少，給與。

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懋，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勸。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

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

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

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

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

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

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

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

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

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

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啻今。

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

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

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

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朱長春日此等文漫易濡下疑先秦之作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

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

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

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

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

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

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

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

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

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

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

者用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

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

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

倍價者則計所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

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

張榜曰倍論四倍百列三千前帶一千後市置之法甚奇

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

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

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

故亦當一夫以四主即上一民養四主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

謂有謂有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

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

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

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

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

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

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朱長春曰
霸不務德
而勤于兵
取粟生之
而隨耗之

管子卷十五
為民除害典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典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言斲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係有其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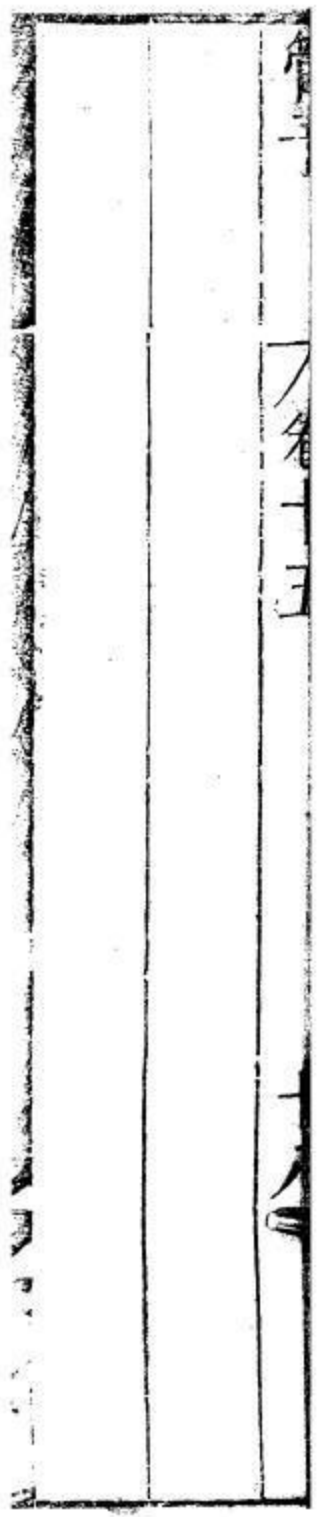
塗因治國之道也

劉辰翁曰管子洵雜家叢書之書三復之自見此
數篇皆板熟無奇字可拈
朱長春曰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
者心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戰國亡主主富國而
黜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
治之國可冀乎

管子卷十五 終

管子

八



管子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

乎如在於海。淖洿也。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

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

朱長春曰：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道。



管子 卷十六
安物物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自生自成。

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

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

將不得。折折。明貌。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朱按。若有若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夫道者。

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

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

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

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止。謂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

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

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又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

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

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朱按。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

自正道。將來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

梅士享白
篇中論理
有精極處

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

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四者

謀之用也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時自變耳

從物而不

移。物遷而從之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

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

之氣

尤精者為之精

氣道乃生

氣得道能生

生乃思

生則有心故思也

思乃知

思則知生也

知乃止矣

成智則理足故止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心安

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

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

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

於中

苟得中則心自治矣

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

則無狂事

然則

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

謂也

理心之謂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

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

照智者神明之

極萬物中義守不忒

若常守中則無差忒

不以物亂官不以官

亂心是謂中得

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

孫鑛曰語意稍桓

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

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

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

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

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

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

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

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

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是言也。

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

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

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

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

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

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鑑

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

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

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宋長春曰
便然後治
不同有爲
之學也經
曰心使氣
曰強氣死
曰祥

朱長春曰
凡道此下
語精理真
是經言然
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
換雜不一

梅士亨曰
數語叠見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
澤薄。競逐淫邪。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
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
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
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
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
聽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
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
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
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朱按即鬼神通之萬物備存也。思索生知慢
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
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與舍
也。英通。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言能節食適思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
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
徵不醜。醜類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

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句中論忿怒之

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二凶謂不喜不怒平正擅胸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喜怒

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

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

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

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

銷滅而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

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飽則疾動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

孫鑪曰理味甚辣

飢則廣思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飽而疾動

氣不通於四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

長慮困乃邀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

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

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

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

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

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

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孫鑪曰似四字經古附可論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
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旬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
聚泄散故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朱長春曰人以精生既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
生養氣攻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
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
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
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禩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義

趙用賢曰
殊篇已下
多非管子
書語意大
不類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

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

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

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

鄒上之黍，非里之禾。鄒，上山也。鄒音臠。鄒上非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

淮之間，一茅三春。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

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鱮。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行其名曰鶡。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

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

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禘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

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

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

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

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

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

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

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

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

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

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

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

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

令貴其一分。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

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

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

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

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

編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

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過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

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

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

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

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

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

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

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孫鑣曰
是子書中
妙句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問治民於

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

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

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

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

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

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

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

者不反刺其力役之苦來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

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

以行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

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

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

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非其

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

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

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

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

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

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

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

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

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

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

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

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子之功。既得霸矣。

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

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

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

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言德

豐於君也公遵道繆。然遠二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

流遠繆安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

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

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

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

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

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

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

見親。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

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嗟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

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曲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

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

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

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

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

朱長春曰。傳馬棧工。于箴。樂未。工于順美。浩浩乎工。于下土。此小問之雋言與。

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祝鳧已疵獻

胙。祝史鳧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公不說。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仲。復猶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

故知可與霸也。誅之是心務善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游。桓迎日而馳乎。游古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三。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

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桓公果不

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織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僅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朏朏胡絹切日搖也乎

何其孺子也。順貌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謂壯

苗轉長大莊莊於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

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

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

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瞠然視。

闕住立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

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

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

劉辰翁曰此與應劭封禪俱是遊記之祖

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

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

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

矣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

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

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地

也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于國

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

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

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

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喻時人皆得配偶以

居其室家甯戚有仇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

我授之配正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孫鑛曰得此色態甚濃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

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儉者延而止。

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

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

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

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

夫淵然清靜者。縗經之色也。溲然豐滿。

溲。似禮經而

兵甲之色也。日者

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且臣觀小國諸

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

微射明。此之謂乎。

子其坐。寡人與子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

更有險勝

豐而手足搯動者。

故二君開口相舉手而指。勢當莒也。

對即知其言莒。

故二君開口相舉手而指。勢當莒也。

知伐國之明也。

同之。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

管子
卷十六
矣。

朱長春曰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
此中作者入古漫者不足攬

管子卷十六終



管子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張榜曰突
然而起奇
甚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
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

六者過則為
一是主也

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

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

疾美也繩謂彈
正也言以六過

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
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

申主任勢守數以為

常。申謂陳
用法令

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

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

朱按德化而政
簡民自和也

則民反

素也。

謂反於樸素今中主
不能然故以為過也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

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闡。故曰

秦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

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

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國

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臣主目伸

五色耳常五聲。謂然不曉識也。四鄰不計。司聲不

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及身。所為

令理故惡。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還及身。理謂之勞也。臣

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

刑豐而又妄振。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德。既非刻而何也。亂

且危敗必及。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故後代無得也。謂之振也。

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君之理。不辭則法

數日衰而國失固。亡主。朱按兩亡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為治非也。故兩日亡亡

然無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

多。朱按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

事俱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餘力自

失而罰。朱按以已桎梏之類。自罰為戮。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

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

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

楊慎曰許逢也。屈原懷沙賦作悟然作達。今義解於此。主語不。合或當與。悟同耳。

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

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主好本則

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

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

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

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

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

之器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

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

趙用賢曰
是戰國後
文字

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

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

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

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

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

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

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

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謂

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

宋長春曰
吳王好劍
去桓公遠
故管子重
言十七非
其真也

孫鑣曰
法私異

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亾也。彼時有春秋。歲

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

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而上

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

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不姓之不田。貧富之不

訾。皆用此作。訾。限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

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

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

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

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

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

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

木。掘之也。伐大木。斬大山。行大

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水合大水。塞大

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

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

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

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

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甚則天冬

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

宜螫者鳴。苴多騰墓。苴謂草之翳蒼山多蟲螟。螟即蚤六畜不

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

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

寇。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

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

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

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

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

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

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

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

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

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

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

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

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

楊慎曰此語即出自管子亦成盜鴿

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

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

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

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

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

臣克親貴。以為名。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

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

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

孫鑛曰。益法中殊多字法。

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

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昏上。故上

昏。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昏暗。雖有危亾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

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

諂貴法賤。則危亾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

歛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

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

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

為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

朱長春曰

與亂臣政

與亂臣主

一明語

一寵寵一

忠以賈

種

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

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

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伴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眾心也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其居也與眾非者為母其

動也與伴為善。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者為棟梁也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朱長春日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必復遠逝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六臣所惑明失馭馬者人馭臣者君也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

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

遠避於萬里之外。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

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

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

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

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

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

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

朱長春日
呂覽多此
發端後世
論胃助子
此

楊慎曰功之於其所無誅以無誅為功也此倒句法此句下解二句文情斯宥

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

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不誅故誅不息也

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

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

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

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害也未按管氏不聞嚴誅必殺

審於法耳此申韓之家託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明焉無

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

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

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

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

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

高為用者少謂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

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

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

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舉錯

不當眾民不能成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愚人

孫鑛曰文亦流宕無異境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

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

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

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

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

道。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

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

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

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

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

劉辰翁曰
名語白別

大良春曰
引乎而六

史公發之
遂成貨殖
傳一段長

禍福亦不至矣。

禍福兩有乃禍之至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

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

隱度也

故曰譽不虛出

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

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

道從也

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

有害則圍有利則牽

能以利害者

財多而過寡矣。

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

夫凡人

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

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

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

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

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

勢利在身

則人美而安之

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

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為國之本。得天

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

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

當攻戰。推引鈹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鑄殖笠。以

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

春三月。菝室。爨造。

爨謂以大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

朱長春曰
此段其說
本小正

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祲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

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蘗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

此時召親實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剝之也毋

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竿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

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

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

穀也。夏賞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

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

賊。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

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

約地之宜。忠人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

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林而令行。內無煩

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

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

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

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

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

朱長春曰
四時煩約
參差其文
法也春為
歲首乃其
事詳

朱長春曰
亦是貨殖
采本粗而
實支樸而

實富

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

楊慎曰五
功政言伐
情語憚而
中兵家之

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糠粃而食，故曰素食。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叙鈞者，所以多寡也。叙鈞謂叙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一曰視

厥詭故恒
厲之

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

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

危可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

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

廣其心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

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

必深親之如典。朱按典疑與字誤。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

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

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于他國今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鬪

亦既相疑其士必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

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

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

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朱長春曰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蒼為議逐事為段逐段為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雜瑟而不調其言法儉居商申之間此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樸時徐不似一人之筆

管子卷十七 終

管子卷十七 終

卷之二十一

不計與亦轉意轉塗不消令必內自規

不計與亦轉意轉塗不消令必內自規

不計與亦轉意轉塗不消令必內自規

不計與亦轉意轉塗不消令必內自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管子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人而化

襟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面五行而施九惠之教。

一曰

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

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

國都皆有長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

不預國之

征三月有饋肉。

謂官饋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

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

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

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

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

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

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

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

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

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壯而

哀憐之。勝。瘦也。壯。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

劉辰翁曰。字法清古。

似左氏外傳。

有掌養疾。聾盲啞。跛。瘓。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中。

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朱按疾官為句。唐有病坊。

主坊即疾官也。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

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

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

之。三車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

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

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

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梅士亭曰看他九惠施為一切精詳懇到不為苟且權宜

九守第五十五

襟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

定人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朱長春曰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右主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

右主明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

孫鑪曰防句

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

在。朱按凡所蔽明皆熒惑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

朱長春曰
心不為九
竅治道妙
之言

不開善否無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叅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張榜曰相為情則并忘其名矣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禘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訊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復謂也而賢者進也。復謂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

孫鑛曰歷敘明臺衢室似小類書

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

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

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有司執事者。咸

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

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朱長春曰善哉嘖室之議古之陳詩于巡聽謠于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曲於房廡莫非是也。

度地第五十七

禘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趙用賢曰此篇制法

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

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

原複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

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

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

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

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

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

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

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

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闔。闔謂地高則溝之。

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

為固也。穡。鈎也。謂荆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

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

也。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

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

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

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

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此病也。此

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

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

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

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

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

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

孫鑄曰水經中創語

而扼之可也。扼塞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

人故危。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

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灑石，謂能漂

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甕之，尺有十分

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

謂甕甕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甕甕，私空其中，使

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甕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朱

按建甕地勢以高走下之喻，安有置甕甕而走上下之

迂道勢行政以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謂下曲也。

引高漸下也。水道遠，張其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

謂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既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謂

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頓也。言水頓。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

控而却也。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倚則環，環則中。後

相排則圓流生空。中則涵。圓流無所通。涵則塞，塞則

移。移則控。塞亦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

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

矣。朱按：輕法不孝，天災歲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顧也。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

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桓公

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

管

擬議

劉虞翁曰：寫狀絕似考工非屬道元筆可

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

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乃取水左右各一

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

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

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案家人比

地定什伍口數按人比地有十口五別男女大小其

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有錮病不可作者

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

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力

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都以臨下

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稱籍於國都也

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

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與三

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

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以冬無事之時籠

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什一雨輦什二輦

所以禦雨故曰雨輦食器兩具每人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

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

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

孫綰曰叙
事與古有
濃也

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

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

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

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

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

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

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

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

事未起。草木莢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

梅七亭曰
詔與左氏

豐下同此

以可作農

經

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

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

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

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

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

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

榮華。利以疾。藪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

作土功之事故。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

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

朱長春曰
一日把百
日舖可作
田家誌

管子卷十八
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毋
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
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
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
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
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
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
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
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

之服。奈何。管子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
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
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噓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
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
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
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
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
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
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

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

朱長春曰
行河使者

當書此座
右何必玄
夷白馬

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劉辰翁曰。度地文甚簡古。至寫四時土功之事。宛桂一幅。田家圖敘事之最工者。朱長春曰。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土者惟水。害民者亦惟水也。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碩論。可補冬官。奉爲水經。

管子卷十八

管子卷十八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禘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瀆田

悉徙

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瀆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其立

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蜃菴與杜松

蜃菴二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

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

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

其水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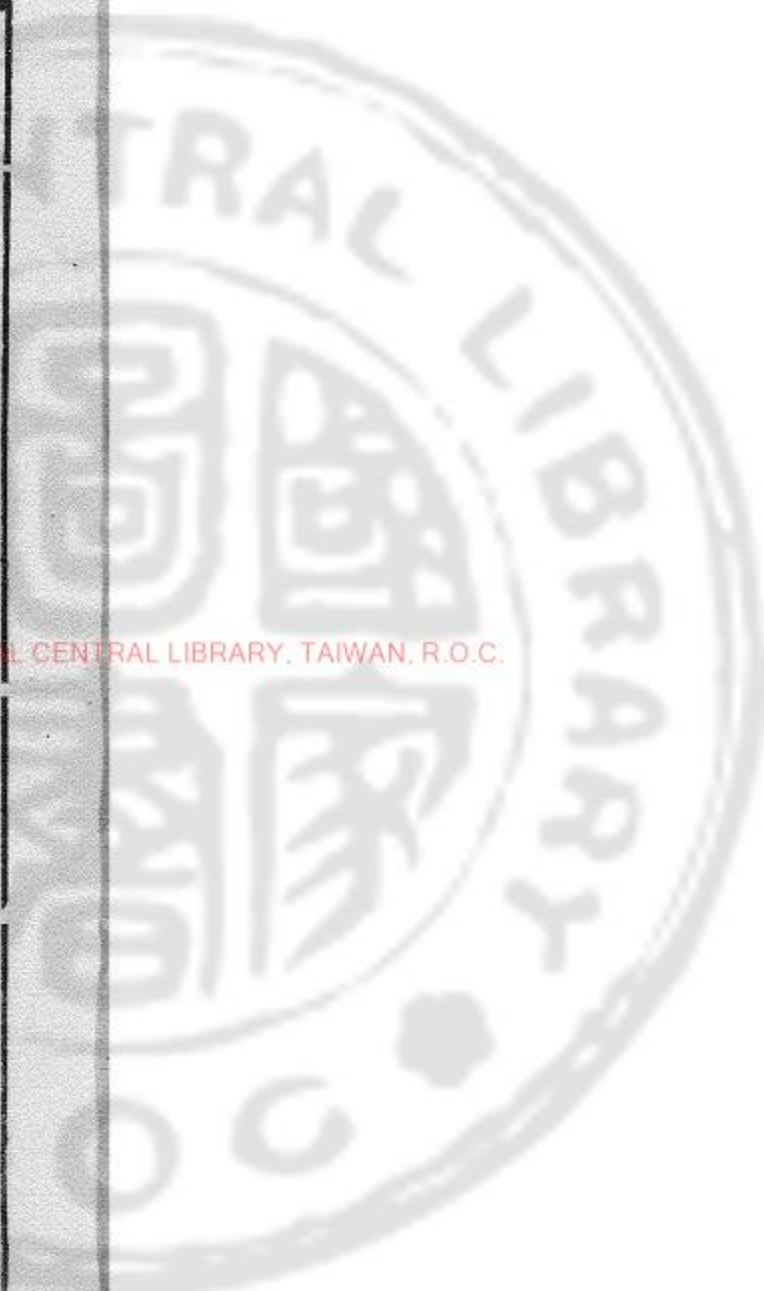
其民彊赤墟歷彊肥

歷踈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

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

蜃菴音
元倫又
菴音路
草音路



孫鑛曰字
字與此
山經外異
傳

趙用賢曰
言五土之
民語音各
平五音各
有不同今
以五音所
似想像合
之良然可
見古人譬
物之精妙
處

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

常宜縣行廡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地潤數毀難注而澤故為行廡及籬落也

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

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糶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斤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

蕘杞木名也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

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

麥其草宜萍蓍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劉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凡將起五音

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

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

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柱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朱按庚金剛。庚泥泥剛也。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惟之名。陸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

孫鑄曰全
之所謂珠
簾與玉乳
龍湫是也

如茅與走

如茅走皆草名

其木乃楠

楠木名

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薺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

材猶旁也

其草競與

薺

音音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側其草菑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

謂此地生其草宜其穀造成也

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

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攀之下攀即鬱也

攀

下於莫莫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下於萑萑

梅士享曰莊子得水為隘一段文態頗相似

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

萑音追荒蕪草也一作蓬

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

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各有所

歸

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

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

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

朋如振切堅也剛

而不殼

殼薄

不濘車輪不汗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

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墮在衍

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桑

其栢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

似賦騷中

管子卷十九

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

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

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夷

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捨。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

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

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

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忒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窳穴。

若橐多窳故。蟲處之易全。忒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也。

其種大苗細苗。赫音莖黑秀箭長。赫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地也。

長之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阪。陵之陽。

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音無及彼白梓。其

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

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

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

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

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

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

與蘄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

與蘄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

與蘄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

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醒瘡首疾也五沃之

土乾而不斥斥滂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

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

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恣以治音苔及謂色青而

細密和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触莖白秀五位之土

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甍甍求

亦竹類也猶擅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籠斥金古草名羣木安遂條

長數大安和易遂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

胥容榆桃柳棟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

藥名其山之臯臯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

山之旁有彼黃芩及彼白昌山藜葦苳羣藥安聚以

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遂鳥

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

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

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

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欄葛触莖黃秀恚目恚目

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

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做此是謂隱土

管子

孫鑛曰色更穠古

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

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鴈細水鴈虺莖黃秀以慈

忍水旱無不宜也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隱草名忍葉

如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

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

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忒五忒之狀廩焉如盭盭猶

疆也朱按下有糠以肥此盭與盭同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虺莖黃

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三忒上之次曰五纏音盧五纏之狀疆力剛

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樵扶樵亦草名其粟

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土之次

曰五盭五盭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

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盭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

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

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

張榜曰奇
文怪牒不
一而足

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其種大蕘細蕘蕘草名

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

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

也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

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

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

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

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

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

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

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雖堅不同骨之豁也其種

陵稻陸稻謂陸生稻黑鶯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

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

九十其種三十六

劉辰翁曰地員臚列精晰文之奇古不待言即土泉草物堪作圖經若上林諸采擷徒誇典麗無益耳
朱長春曰禹貢職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正志也
又曰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外補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

梅士享曰此篇詳于幼職而畧于聖功

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漱手漱滌口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

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而外則不然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

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劉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應且遂。

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

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其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

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

後肉食之次也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

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

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

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周還而貳。貳謂

再唯。唯之視同。唯以齒。朱按記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殮此

同。唯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

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拊前歛。

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歛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

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擊。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

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呬。覆手。呬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

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

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噐。乃還而立。并謂

孫鑛曰色韻俱濃真古經中小而

CENTRAL LIBRARY

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泛灑。次用。攘臂袂及肘。恐濕其

便于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

執箕，膺，搢厥中，有帚。搢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

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

拚之紀，必由與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

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歸之穢壞於戶內也。

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于箕，先

生若作，乃典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

朱按坐古作踞。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

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

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

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法矩法也。蒸閒

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為

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

者有墮，即令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

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

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弃之也。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

奉枕席，問所何趾，倣衽則請，有常則否。倣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

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

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日弟子職是占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

言昭第六十七

禱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禱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禱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十九 終



管子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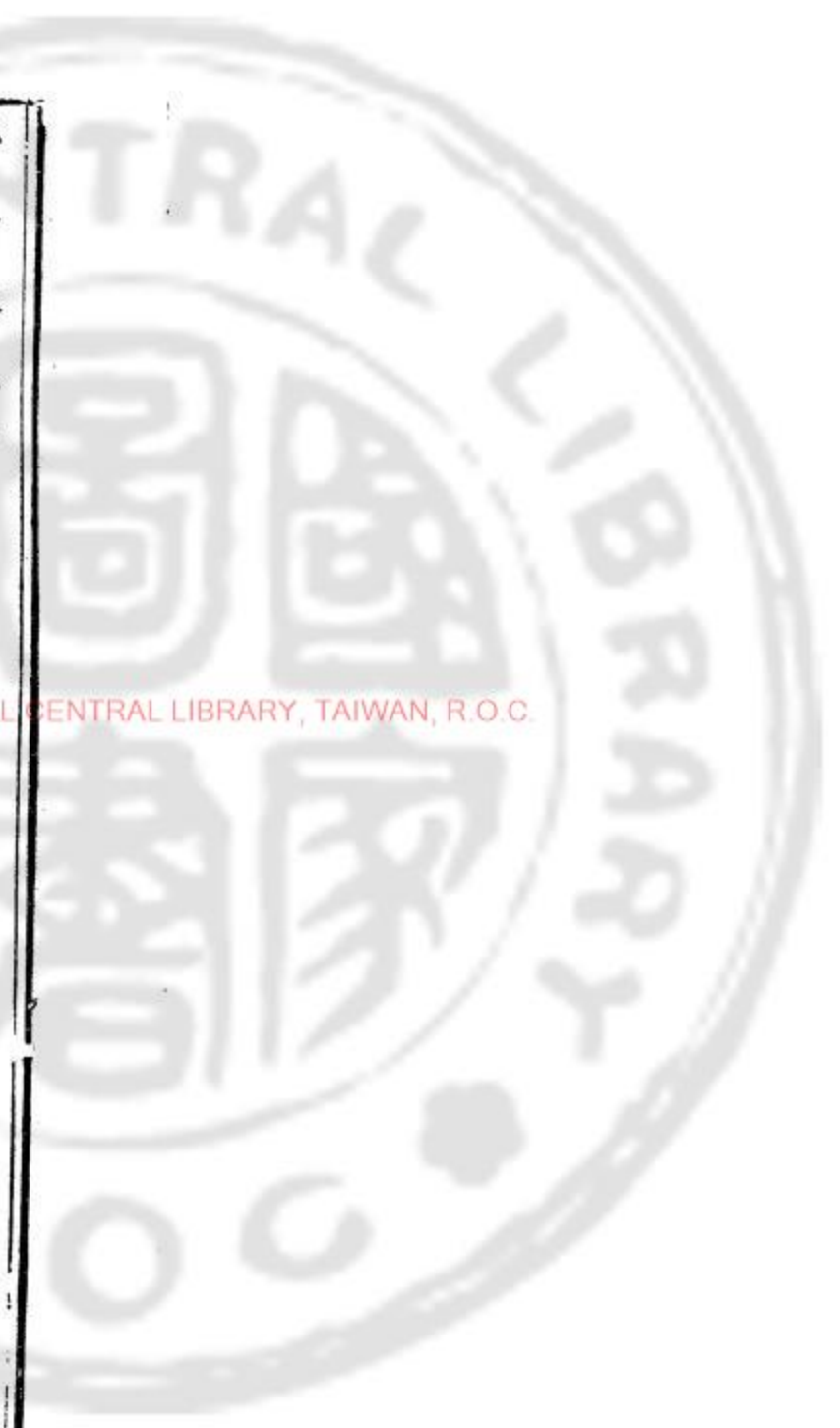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孫鑛曰形勢解近腐自是賡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王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

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

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

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疆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

孫鑣曰得
漂濡數字
隱映使佳

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人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後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益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

張榜曰歌
樂美行民
藝之好

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僭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張榜曰蜚
搖字新物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

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
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
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
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斷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斷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

劉辰翁曰
小封小限
語亦詞家
羣玉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

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

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
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
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饗

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

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

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

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

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

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

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蝾蟻

上如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蝾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蝾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管子 卷二十一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劉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

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

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

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

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

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

歸古今一也。

孫鑠曰句亦可掬作喻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

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紂王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孫鑛曰句
似古諺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管子 卷二十一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

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

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

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孫鑠曰猶
山句奇日
月句近腐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管子卷二十一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日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爲管子演其說而解之不如韓之解老遠矣

管子卷二十一 終

管子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張榜曰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薄惟版法解獨勝

張榜曰秀逸蕩漢酷似韓非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孫鑛曰釋
風句新美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旣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難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

張榜曰盤
旋綿邈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按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孫鑛曰名
語

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服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壤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張榜曰
其

管子 卷二十一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管子 卷二十一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朱按

當作悅衆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朱長春曰
解尾忽附
問答一條
未刪之草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犯禁而不可法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

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君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

孫鑄曰寄
生有亦累
見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王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

通。謂之塞。

按情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非塞其門，守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管子 卷二十一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慈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張榜曰：漸微而積，更可畏。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按：佞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
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
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
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
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
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張榜曰私之一字有熈以人事君之義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按經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劉按作君臣之間明別明

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劉辰翁曰。明法解。曼行。庸疎。先秦策中。靡靡者。何以當管子。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稅穰百日。不稅穰。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劉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稅同。執別。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稅穰若百日。則過。

時不稅矣。是稅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按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為百日。則為失時。不可以種稷矣。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

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後作緝績。微織而功歸於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弊。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

管子曰說
織皆歸
美矣
而諸亦

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

張榜曰起
眾而合民
失本便非
善持國計

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

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

相圓。朱按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

獨賤時筴也上與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闢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

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朱按上不

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

布織財物皆立其費。財物之費與幣高下。穀獨貴獨

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

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

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劉按間上下之間中

算也。朱按：問壤，問歲一種，卽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

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

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

謂筴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二十一終

管子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蓄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劉按

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朱按齊諸侯如漢徵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



孫鑣曰語
意俱見前
甚復且乏
腴潤之色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雷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綱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朱按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桓公曰

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

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

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

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

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

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

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升加一疆釜百也升

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

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禹筴之商日

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

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

二百萬合為二百鍾朱按筴市賈之計帳也十日二

禹筴以一禹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

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

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

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

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

張榜曰此言鹽官之利而預并鐵官總筭於此

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而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宋按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千萬。是一加兼二國人籍之正為六千萬。鐵正在下。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

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孫鑛曰語隋有古色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然後耕。

輦名所以載。輶。羊胎。輦。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作器人挽者。輶。反。輦。反。馬。

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

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 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

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

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

雖無山而假各有山讐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

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

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朱按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倍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

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朱長春曰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有管海王不可無祖鹽鐵論

又曰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俚極巧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絕矣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

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

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

劉辰翁曰
朔語轉自
與雅

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

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同反。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

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

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

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

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

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廢猶償也音庚

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

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

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籌也丁劣反量用耕

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

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

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

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分

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

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

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

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

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

張榜曰條
遠明豁

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縑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縑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毀壞。以六畜籍。謂之止。生。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

心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也。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

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

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

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

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

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朱補終歲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幣也。是人

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

朱長春曰
侈備有疑
周禮偽亦
於國服案
之

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畜歛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

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

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

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

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

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

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

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

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

朱長春曰
本議不了
忽起案三
國大發議

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
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
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
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
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
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
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
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
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

方引入地
脈有此龍
兵法有此
陣

朱長春曰
看他澹澹
結法漢以
下不知下

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
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
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
可資也。玉起於禺_{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
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
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
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
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
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

多少挽合
闕照

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曰。據其本實輕重。歛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法。悉其穀物。予籍收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之行。管氏至此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好事者偽也。前詎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

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

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朱按。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

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

業直時而橫。古莫之。朱按。今吳方言。謂計大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

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

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朱按環一年而周。曰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朱按周禮國服之法。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閒田。

孫鑰白語
甚簡峭古
趣正深

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朱按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民也。曰。吾所寄幣。朱按寄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朱按以餘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朱按即上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朱按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朱按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朱按息穀又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笑國奉。決穀反。准賦。

軌幣。

朱按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

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朱按卽上令日十日而具之法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

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

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

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

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

朱按此下又幣物輕重貿易廢箸之法

歛萬

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

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

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

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

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孫鑛曰字
字古而詭

春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籛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籛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筭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也。

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涓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朱按二家上。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母有其外。外皆為

朱長春曰
柴楂室奉
棺槨與莊
于祖杖高
明麗禪傍
同事異詞

賁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朱按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稼于田牧于野故田外之賁壤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於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各減其工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劉辰翁曰此當與平準相參看彼雄宕而此峭質此見法彼見才
朱長春曰篇最難解故為詳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管子 卷之三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檀章延反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古地字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千見反。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

下調。朱按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彼重則

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

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朱按下相求

隸若廢者之賈。居積于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

本也。故平則不平。朱按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

劉辰翁曰
不必解其
義字法自
古

無權而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則不平矣。

也。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管子

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

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朱按：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贏守豐之賤，兩貿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凶而

阨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當豐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於穀。筭豐則三權皆在

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朱按：賈一賈十賈三十

可為百也。故曰流筭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然則百乘

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

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

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孫鑛曰質古中自有致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曰某穀

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筭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樸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筭。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

家者。卽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_也君無失時。無失筭。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揀。

筆承反說。反與柄同。朱按上五官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爲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

朱長春曰
國機二言

奇體亦奇
以疾徐完
上以度法
禁繆引下
此文家隱
脈周以下
無矣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穿地至泉曰闕。此檢數百里之地也。

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

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

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命

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齊爵也。曰：東

海之子類於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

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

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

孫謹曰：入制命語甚有色態。

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費。立龜為寶。號曰無費。還四年伐孤

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

師行五月。朱按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召丁氏而命之曰。

吾有無費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

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

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

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

也。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

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朱按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

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

危。出寶國安行流。朱按中二猶什二。作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實取

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

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

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

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

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朱按蓄飾

者以寶蓄而以號飾。所謂與令進退也。進退乘此之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心而愚民者也。謂乘時。

孫鑄曰。敘事簡淨有法。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朱按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

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 農夫

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

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朱按不得不使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

行也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

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主曰。何不官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

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

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

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朱按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間。而利筴在上。大夫賈人無所竊權而自肥矣。桓

孫鑛曰麗語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朱按問止此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問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春秋國穀去參之一

去滅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

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

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糶也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為穀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輕重無不以衡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

管子

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

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

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

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

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

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

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夫夫為無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

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

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

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

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

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

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

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

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

孫鑛曰得
藏于篋句
併上句化
腐為新

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朱按穀輕散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朱按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軌是上之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橫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爲一戶百畝加百爲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

操穀幣之權。輕重爲散收之道。上下故大夫聚壤而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朱按禁大夫無什於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爲出。是云奪之以會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朱按歛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爲餘也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

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

朱按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爭民利也。卽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室。一以嗇爲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綯而狸

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朱按。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家。委

於其間也。唯軍興爲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

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

廢起。朱按。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端

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爲法。日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

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朱按用

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

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

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

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

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

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

乘馬者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

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皆官

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今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

詳輕重之本。旨權押富商兼并之家。監寒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

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

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俎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

朱長春日
漢宗三人

羣飲君子
以為苛此
通筭合游
文無濫乎

十倍異日。

朱按合游如社會醴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踰倍國筭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幽或當時之罰也

捫牢筭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

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朱按漏壤

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偏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

朱按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

庸傾為廢居乘時以調耳

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

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

朱長春曰：景公之庸昏猶知日有粟得而食，諸侯之君卿曰：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敖倉，何以為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自圭之筴而託于管者，徒為青苗階厲。

管子卷二十二 終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

張榜曰。攷據地數。國用詳縷。道古。



孫鑛曰典
艷而古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張榜曰奇
絕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

管子 卷之三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斛。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

管子 卷之三
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

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孫鑛曰奇
語飛來

管子 卷之三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
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
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
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
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
不以示人
行機權之道使
人日用而不知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 逐禽獸
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
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
名玉之所出 南貴江漢

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朱按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

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

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卿大

大夫也袖列大夫豹檐列大夫中大夫也襟大夫散

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亦

反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

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

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孫鑣曰造
句有致

管子 卷之三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朱按。讎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

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

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朱按

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貲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

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

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

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

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

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

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

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

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共列本二十作世字下。故此宋按左右即陰陽

即貴賤之數。特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

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

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

孫鐘曰。附句。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劉辰翁曰：得陰山數語映帶珠玉句亦不厭複。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

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朱按：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

張榜曰百
乘千乘萬
乘立市處
確然

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
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

朱按高下中幣金之制此亦所云揆度也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

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

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

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

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

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
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

趙月資口
惠賜周悉
故民皆用
力趨時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筭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

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朱長春曰。散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

質文數殊
用一如此

管子 卷之三
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管子 卷之三
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管子 卷之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朱長春曰好譏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

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子之長假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度。朱按：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管子 卷之三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杙，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朱長春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

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狐荼首之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劉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朱按：俸戟謂死事實，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

孫續曰：五戰義奇古

管子 卷之三
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鎡之數。不得爲侈。弁焉。朱按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侈。弁。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鎡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

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

管子對曰。枉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枉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朱按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闢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枉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軼。苦禮切。軼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

而使弓弩多匡軼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鵠鷺。音保。之通。遠。鵠鷺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匄。弓弩無匡軼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鷺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鷺。彼十鈞之弩。不得。葉。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匄。而弓弩無匡軼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孫鑿曰後語

朱長春曰春秋之時越荒遠小侯耳胡曰莫強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

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薺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
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傳。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
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
之畔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
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
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
則北郭之畔。有所離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
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梅士亨曰。若國手奕。棋局局日。新不必一。枰之為准。

中齊有蓄石也。

朱按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是

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可煮鹽之所也

請君伐菹薪

草枯曰菹采居

反

煮沸火為鹽正

音征

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

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

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功也朱

按庸與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煮

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

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

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

本國

自無遠饋而食園圍與禦同

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

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

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

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
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管子對曰：今
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
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古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
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
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
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
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

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

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疆

若此，則絺絲之籍去分而歛矣。

劉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

食筒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絺絲以償昔日游財也

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

朱按本末之于民務相乘六時

制之趣于農而較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

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爲天下王。

孫鑛曰從
函風一之
引來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民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糶。而民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朱長春曰。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於場功。令穀入於市。賈之。窮牛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爲暴征。箴。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

孫鑠曰。又復少變易。

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

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徐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

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
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朱按穀金幣爲三准
操輕重以流爲同策能爲
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
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
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
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
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
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

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
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
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策桐鼓

孫鑲白口
滿手滿語
古而奇

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

劉按用食用也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

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以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氄

他臥切落毛也

服而以為幣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舍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二十三 終

管子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

朱按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毗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近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聚。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筭可成。故謹毋失其度。夫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亦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孫鑪曰與
海王語同
而彼尤階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錘。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鍼。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禱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爲上虜矣。朱按虜者奴使之也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

疇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

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

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俾戟。程諸侯五釜

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此語亦數見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眾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之淺少者。國必不可以戰守而亡。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

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被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非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管子 卷第十四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路足矣。

趙用賢曰
不入公稅
磨弱殊可
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因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墳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朱按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于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上爲耕，不入于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

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

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

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

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

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

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

管子 卷第十四
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阡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垠堦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朱按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使卿諸侯

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明也。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倍。

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舍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曰：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之。或謂換面附根生枝，至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況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脩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察。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

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璧

刻石刻其蓄石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

丁仲反

四千環中五百

好倍肉曰環

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

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輪齊

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

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孫鑛曰管子卷末多不耐重複

管子卷三十四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漚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枵粟。田獵而爲食。其

孫鑛曰敘
四方之萌
只數語儀
秦但從此
出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

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

穎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報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廢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張榜曰奇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苳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朱按純錙甚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苳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苳而反準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鉅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日鉅烏侯反

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孫鑛曰。句亦屢見。

張榜曰。此段甚古。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孫鑄曰詞亦小具色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鴟鷺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

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

洽。洽通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成其事也。桓

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

旌表也。

皆堊白其門。

而高其閭。

亦所以貴重之。

州邇之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

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賁在璧

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

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糶。

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

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

其券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

發其積藏。出

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

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獲

劉辰翁曰此與列子博飲樓上一段俱推而腴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蚯蚓雄雌燕小鳥皆歸之空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朱按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

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誦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桑麻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朱長春曰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宋按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壁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本按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
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 公曰。何

後曰三
原在焉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糸。未爲糸。籍糸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未按術市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法諸侯。買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

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劉按刑作形是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

張榜曰似
歲銘語

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惑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鑛鑄生火以熟民之臊民食之無茲腓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鑿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鼎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朱按：干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鄰

界 蠶螫也。齒之有脣也。蠶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一國常爲齊患也。 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縑，

徒奚反 公服縑，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

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縑矣。桓

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速知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

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

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

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

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綈而踵相隨。綈。綈謂連續也。綈息列反。綈丘

喬車。轂。轂。騎連伍而行。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

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

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

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

之正。朱按。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

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

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潤。潤。塗也。其年民被白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

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

孫鑿曰此較前語稍變易俱勝

朱長春曰以下多複言無當改以極而耳

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

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

趙用賢曰
此策鼠說
悠不可欺
三尺童子
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
其為屢書
無疑

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大

梅士亨曰
載金錢末
白狐皮依
然故智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非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察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離枝曰數
深似韓子
然事亦複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朱按春秋安有趙代
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之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管子
卷之四
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
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管子
卷之四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
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朱按
期年
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鑛鑿。壙。竈。泄井。所以壽民也。
耜耒耨。懷銘鉛。又擅權渠。緹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朱按四之日。下和。在此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朱按主使如後沒為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朱按王母即后。媪土神土

旺夏季社。一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朱按秋曰嘗祖者。

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朱按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朱按家也

張榜曰辛

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朱按沃飲之也。以功得與于祖燕為

祖者所以助祭

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